濂洛關閩書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濂洛關閩書

(一)

張伯行集解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濂洛關閩書

原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爲相。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爲師爲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幾以相示。亦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爲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爲鄒魯之眞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緜延如綫。蓋亦盈虛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閒。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爲鄒魯之道在是。卽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氏出而聖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當者。大非若秦漢時之榛蕪蔽塞。罔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爲科名爵祿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焉。夫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心頓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章章也。先儒書具在。學者心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體性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爲詖淫邪遁所淆惑。故凡先聖之蘊。

表章光大於先儒者。至爲明曉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聾聵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脫略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眞。徒爲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續之幾所賴仔肩斯道者。卓然挺拔。不囿時趨。毋狹小以徼近名。毋過高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代。道蓋無不一也已。我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書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叨撫九閩。承流宣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琇陳生紹濂彙訂。雖妄意編輯之無常。亦以俟知道君子略僭踰之罪。進而教之也。因書以爲序。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望後儀封張伯行敬書於三山之正誼堂。

濂溪周子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作圖說通書。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凡天人之奧。性命之微。淵然咸貫。使前聖授受之源流迄於今不墜。噫。何其盛也。予不敏。二十年來手編心維。弗輟寒暑。竊嘗遠而溯之。以爲大學一書。曾子述孔子經文。因作傳十章。發明聖蘊。尙矣。周子此書明太極圖說。因作易通四十篇。互相表裏。高簡淵慤。將無同歟。且大學一書自格致誠正脩以至於齊治均平。備內聖外王之道。此書大指自一理二氣五行推之誠幾愼動禮樂政刑。朱子謂其所論亦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蓋道之在先聖先賢與在先儒。當無不一脈相承。同條共貫也。今因朱子所定舊本。發凡起例。倣諸大學編次。又以己意纂集諸說。謬爲疏解。固知淺陋無當。惟是竭一得之愚。務使開卷豁然。讀者易曉。不無少助焉。如曰心領神會而足以表章先儒之蘊也。予則何敢。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一

清 張伯行 集解

周子

周濂溪。名惇頤。字茂叔。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洞見道妙。遇事剛決。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而總攬綱要。有高趣。尤好佳山水。游廬山。濯纓其溪而樂之。遂築書堂其上。號曰濂溪。所著有太極圖說通書數十篇。學者宗之。世稱爲濂溪先生。

至朱子爲之註疏。可謂明備而精當矣。但大註意義似簡。而小註頭緒頗煩。今合大小註融會其旨。復參以諸儒之說。順文直解。庶俾讀是書者會心較捷云。

太極圖說 此周子默契道體之本原。既圖其象而又慮人之不知其說也。故爲此言以明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猶言無形也。太者大無以加之稱。太極者理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形迹之可求也。而至極而無以復加之理。即寓乎其中焉。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夫太極則陰陽猶未分也。而可以觀所乘之機焉。惟其機一動即爲陽。是陽生於太極也。然動亦不能常動。故動極而靜。其機一靜即爲陰。是陰生於太極也。然靜亦不能常靜。故靜極復動。其動極而靜。是靜不始於靜。而根於動也。其靜極復動。是動不始於動。而根於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循環無端。生生不已。由是分陰分陽而兩儀因對待而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陰陽分。兩儀立矣。而陽不能不變而施乎陰。陰不能不合而受乎陽。五行於是乎具。而生水火木金土焉。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此生成自然之序也。惟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故以水火木金土之五氣順布於天地之間。而春夏秋冬之四時行焉。木氣爲春。火氣爲夏。金氣爲秋。水氣爲冬。土氣寄於四季。其順布亦自然之序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觀五行之生成順布。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然即此而推本言之。而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皆不能外乎陰陽。是五行　陰陽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皆不能離乎太極。是陰陽一太極也。至於所以爲太極者。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是太極本無極也。是知五行之生也。氣質不一。而各一其性。隨其所稟之不同。莫不具有太極之全體。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五行固各一其性。而太極陰陽又不止生五行已也。蓋無極眞實之理。二氣五行精醇之氣。妙於自然融合而經緯錯綜。各以類凝聚而成形。於是人物之生。得陽而健者以成男。乾道也。亦父道也。得陰而順者以成女。坤道也。亦母道也。此萬物之以氣化而生也。既有男女。男陽女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此萬物之以形化而生也。既以形化。斯萬物生生而陽變陰化。無有窮盡焉。蓋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尤可見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氣化形化。人物無不同也。然惟人之所稟得五行之秀。而其心爲最靈。故其知覺爲獨全。於是形之屬陰者既生而成質矣。神之屬陽者又發而有其知矣。因五行之稟爲五常之性。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而善惡於此分。且陽善陰惡。既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涉於事爲不可紀數。萬事於此出矣。此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多失之於動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鬼神合其吉凶。人雖同稟陰陽五行之秀。而不能有善無惡者。以其氣拘物蔽。因之欲動情勝而不自知也。惟聖人氣質清明。不役於欲。不溺於情。又得其秀中之秀者。爲能本脩道之教以定之。是以其行之也中而禮之得宜。其處之也正而智之貞固。其發之也以不忍之仁。其裁之也以精當之義。全體太極。無所虧欠。而凡其動處亦一主乎靜而立人之極焉。是故覆載之德。莫大乎天地。而聖人與之合德。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聖人與之合明。四時之錯行有其序。聖人合之而不爽。鬼神之朕兆能爲吉凶。聖人合之而無疑。此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聖人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者。自然而然。不假脩爲也。君子雖未遽能此。而能敬以脩之。以求乎此。則亦吉之道也。若小人不知有此而肆爲悖之。徒取凶耳。修之悖之在於敬肆之分。人能勉力修爲持敬以往。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惟觀於聖人之主靜君子之修。而知其體乎太極者。實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之說也。故易說卦有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合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隨事著見。觸處皆道。三才一太極矣。繫辭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人物之始。是陽之所以長爲神之伸。反觀人物之終。是陰之所以消爲鬼之歸。故能知死生之說而無所疑。一聚一散。道與之俱。死生亦一太極矣。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由是觀之。易之爲書。眞所謂廣大悉備者。大哉易也。而太極則其至精至妙。無以加者矣。此所以既爲之圖而並著其說也。

通書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自然實理。性命之本源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誠者眞實無妄。乃所受於天之正理。人皆有之也。而一雜於後起之私。則失其所受之正矣。是故聖人無他本領。誠者其爲聖人之本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上二句易之彖辭也。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元始也。資取也。誠之理雖全於聖人。而其著於天道者莫備於易。大哉乾元。萬物所資以爲始者。蓋卽實理流出如水之有源焉。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乾道由變而化。而萬物之性與命各得受其所賦之正者。蓋實理各有歸著而誠於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是其爲誠之源與誠之所立。皆純而不雜。粹而無疵。至善而極於純粹之精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一節皆易文也。惟誠而極於至善。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之形而下也。而所以一陰一陽者。則理之形而上也。是以繼之者善。氣方出而未有所成。理方行而未有所立。陽之屬。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則物之已成。理之已立者。陰之屬。誠之立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觀於繼之者喜。而知造化流行未有成立。是動也。觀於成之者性。而知萬物成就各得此理。是利元始亨通時節。乃誠之發用者。誠之通。陽之遂貞正時節。乃誠之收斂凝聚者。誠之復。陰之靜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天道之著於易如此。大哉易也。其通也。卽其繼之者。謂非命乎。其復也。卽其成之者。謂非性乎。性命之源殆統括於一誠中乎。信乎誠者聖人之本也。然而誠卽所謂太極。聖人則其全體乎太極者。周子此書。固與太極圖說相表裏也。

誠下第二　此篇言聖人有自然之誠。而思誠者當實用其力也。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觀誠之通復爲性命之源。可知在天之寒暑晝夜。循環運轉。無一息之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行。孝弟忠順之屬。夫聖人全天道而立人極。以其能盡五常修百行耳。而統之惟一誠。是故誠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一理實而萬善具足。聖人所不能外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然其所以爲誠者方其靜時固未嘗無也。而未形於外則若無焉。及其既動亦非至此而後有也。而見諸行事則有之矣。惟靜無則至正而無私曲。惟動有而事之明白行之通達者可見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若五常百行而非出於誠。則事皆無實。所謂不誠無物者。而五常百行皆非也。不正而邪。不明而暗。不達而塞也。故誠則無事矣。故聖人惟誠則衆理無一不備。而於五常無不盡。百行無不脩。從容中道。不待思勉自無所事矣。至易而行難。聖人之自然而誠固有如此。下此則不能無求誠之功。蓋實理自然。似若甚易。而或未免以人僞奪之。則行之實難也。果而確無難焉。知其難而用什百之功。果決其行。堅確其守。則勇於有爲。人僞不能奪之。其於誠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故孔子之告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己復禮。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固如此矣。求至於聖人者。尙其盡思誠之功哉。

誠幾德第三　此篇欲人立誠明幾以備乎德之全也。

周子曰。誠無爲。人心之所具者。有誠焉。有幾焉。有德焉。而人品之所成者。有聖焉。有賢焉。有神焉。是皆不可不辨也。夫所謂誠者。一實理之自然。賅貫動靜無所爲也。此卽太極也。幾善惡。所謂幾者。人心之動。善惡所由分也。蓋動於幾之微。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乎其閒。此卽陰陽之象也。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所謂德者。以其施愛謂之仁。以其合宜謂之義。以其有理謂之禮。以其明通謂之智。以其能謂守之信。此卽五常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由是觀之。誠幾德三者於人甚切。其不待勉強性乎此而安焉者。大而化之之聖人也。復焉執焉之謂賢。其思誠研幾以成其德。復乎此而執焉者。才德出衆之賢人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其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者。聖之不可知而神也。聖與神不易至。而復焉執焉之賢則可以由學利困勉而幾於知之成功之一也。要在人自勵之耳。

聖第四 此篇論神誠幾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上章神以人言。此章神以理言。上章幾字言衆人之幾。故兼善惡。此章乃聖人之幾。專以善幾言也。夫所謂誠者。固無爲。而所謂幾者。固有善惡之分矣。然專就聖人論之。則有誠焉。有神焉。有幾焉。其寂然不動者。實理之體也。誠也。其感而遂通者。實理之用也。神也。其方動而未形。介於有無之閒者。實理發見之端也。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者。清明在躬。無所夾雜。惟精一。故瑩明也。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善應。故靈妙也。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惟隱微。故幽深也。誠神幾曰聖人。惟其然。是以誠極其明。神極其妙。幾極其幽者。謂之聖人。蓋所云性焉安焉者也。若學者則當有以存其誠。致其神而審幾。尤爲要矣。

愼動第五 此篇言動以正則和。邪則不和。君子所以愼其動也。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動以行言。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衆所共由者也。夫幾者。動之微。繼此則見諸行事而爲動之著也。動而以正。則應事接物皆當然之理。故曰道。用而和曰德。有動斯有用。用之而和。則自然而然。行道而實得於己。故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夫所謂正者。不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見諸行。卽爲道也。若非此。則其動也。皆不正而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動不以正

則爲邪。動而取辱也。其邪之甚焉。辱且害如此。動豈可苟乎。故君子致愼於動。而必以正也。動以正。則用以和。而道德備於吾身矣。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易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中卽禮。正卽智也。夫道之於人爲至切。而人不可不用力者。非有他也。聖人之道不過定之以仁義中正以立人極而已矣。守之貴。天德在我。守之於身者。天之尊爵也。行之利。順其自然。行之於世者。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利。廓之配天地。人具中正仁義之道。本與天地並立爲三也。廓之以充滿其分量。自與天地之廣大相配無閒矣。豈不易簡。豈爲何貴如之。行之利。順其自然。行之於世者。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利。廓之配天地。人具中正仁義之道。本與天地並立爲三也。廓之以充滿其分量。自與天地之廣大相配無閒矣。豈不易簡。豈爲難知。是其道體之本然。豈不至易至簡。而於人豈爲難知乎。不守不行不廓耳。知其易簡則用力無難。特人不守不行不廓耳。若守之則見其貴。行之則見其利。廓之則自能配乎天地。而聖人之道在我矣。

師第七 此篇以氣稟言性。見師道所係之大也。

或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或問曰。天下之人不齊。何以使之皆善也。曰。欲天下皆善。惟有師道也。又問曰。師道何以使天下皆善也。曰。欲知師道。當先觀人性。蓋就人性之氣稟言之。分剛分柔。而剛柔又分善惡。其善者又有無過不及之中。性之不同如是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或未達剛柔善惡中之義。曰。秉剛之性。其善者爲義無依違。爲直無私曲。爲斷能斷制。爲嚴毅能正而健。爲幹固能挺而

堅。凡此皆剛之善也。其惡者爲猛多殘暴。爲隘多迫狹。爲強梁多逆理不遜。凡此皆剛之惡也。柔柔之性。其善者爲慈多和藹。爲順無乖忤。爲巽婉而善入。則皆柔之善也。其惡者爲懦弱志屈力沮。爲無斷慮多智少。爲邪佞行辭言詭。則皆柔之惡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惡者固不足言。而善者亦未必皆合乎中。惟中也者得性之正。喜怒哀樂之發無過不及。爲能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聖人之事也。蓋聖人不囿於氣稟。故獨得其清明而能全本性之眞。有如此者。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惟聖人自合於中。故以之立教而示人也。使人自改易其剛柔之惡而歸於善。俾其有嚴毅慈順之德。無強梁懦弱之病。而又非僅能易其惡也。務使自至於善之中。凡嚴毅慈順剛柔相濟。無復有過不及之偏焉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是故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也。惟以聖人之先覺覺庸衆之後覺。以後覺之聞昧求於先覺之明。達而師道於是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其中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舉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者也。其所云爲天下善者。無疑矣。師道之所係顧不大哉。

幸第八　此篇見不聞過無恥皆爲不幸而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人皆以貧賤禍患爲不幸。而吾以爲非也。人之一生不幸者。是不聞己之過。蓋己有過而人不告。因以不聞。何由知改。其大不幸者。是自己無恥。無恥則一切過惡皆視爲固然。所謂不仁者失其本心而無遷善之地矣。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故必有恥則能發憤而可教。聞過則知所改而可賢。然可教則自能改過。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

而人當知省也。外此以爲不幸。非眞不幸者也。

思第九 此篇言思爲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睿。通也。引洪範兩語以發言思之端。思曰睿。睿作聖者。謂思以睿爲主而可以作聖也。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以下皆發明思睿聖之義。而此一節先言聖人之思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誠者無妄之心也。言未事而無思者。乃寂然不動之本也。事至而有思。卽通者。乃感而遂通之用也。聖人之心。非有本而無用。是以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畢具。但見吉凶之幾方動於彼。而心之誠卽動於此。雖無思而自無不通焉。不失之憧擾。亦不失之枯寂。是乃所以爲誠神幾之聖人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此言學聖者之不可以不思也。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能之。若學者於幾之方動。不思則心有所蔽。必不能睿。而通微不睿。則心亦未極其虛靈之本體。必不能聖而無不通。是則無不通之聖由於通微之睿。通微之睿由於思也。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機。幾同。要而言之。睿聖皆生於思。思之爲用大矣。故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是思固聖功之本。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又吉凶之機也。此二句結上文。乃一章之要旨。明且切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俟終日。言其見之易也。所謂思曰睿也。又曰。知幾其神乎。神者。聖人之稱。所謂睿作聖也。此兩節又引繫辭下傳。分證洪範之言。以申明之。

志學第十　此篇論人之爲學貴乎立志欲以聖賢勉士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希望也。期至於是而不敢自畫也。人之造詣原無止境。聖人奉若天道而希乎天。賢人敬畏聖言而希乎聖。若士則將由賢以幾聖者。必以古人爲法而希乎賢焉。故下文專以士希賢言之。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之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此一節先舉伊尹顏淵以爲爲士者法也。伊尹欲堯舜其君民。顏淵克己功深。心有其德。皆大賢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由是觀之。伊尹之所志。純是大道爲公。何嘗有輕就爵祿之思。能志此志。則凡平居所繫念者。無非致君澤民全體大用之業。而不以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矣。顏子之所學。全是天理流行。何嘗有一毫私欲之累。能學此學。則凡終身所致力者。無非去私存理。切實爲己之功。而不以誇多鬬靡矜智炫能爲事矣。此正所謂士希賢者也。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士而循此志學以往。從容過於伊尹。純熟過於顏子。則爲聖。新民及於伊尹。明德及於顏子。則爲賢。即或爲才力所限。不能及此兩賢。而有爲善之實。亦不失於令名。三者各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焉。夫聖固難幾。而賢則可勉至。於不失令名。不過僅得其中。已非士之上者。若志卑而學陋。則有愈趨愈下者矣。然則士苟有志爲學。奈何不以聖賢自期乎。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育正萬民。與天一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春夏之時氣長爲陽。天以之生萬物而資始。流形。秋冬之時氣消爲陰。天以之成萬物而各正保合。是其生者

用之所以行。乃太極之動而爲天之仁也。其成者體之所以立。乃太極之靜而爲天之義也。此太極之見於天者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聖人全體太極。故其在上也。動而爲仁。所以育萬物而使之各遂其生者。亦生之也。陽之事也。靜而爲義。所以正萬民而使之各得其分者。亦成之也。陰之事也。此太極之具於聖人者。所謂定之以仁義也。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合而言之。在天陰陽之道行而萬物以生以成。順序而不忒。聖人仁義之德修而萬民以育以正。化成而不勞。萬物之順。順之大者。萬民之化。化之大者。不見其順化之迹。亦莫知其順化之所以然。神妙不測是之謂神。天地聖人同此太極也。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夫萬民之化。由於聖德之修。如此是可知起化之有要也。蓋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能以仁義存心則爲道邇。爲術約。而天下之衆以一人治之而有餘矣。夫豈在遠與多乎哉。此聖人之所以爲全體太極而與天地合其德也歟。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爲治之本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急也。

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耳提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此亦上篇本在一人之意。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也。十室至小之邑。欲於其中人人提其耳而教之。且不能徧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而能徧教之哉。然則何道而可。亦曰純其出治之心而已。蓋心者治之本也。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純其心之實也。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者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人得仁義禮智四者以爲心。本無所雜。誠能於陽動陰靜之時。言思忠。貌思恭。視思明。聽思聰。五事協於五行而無違。此仁義禮智之德焉。則感物不遷而人極立。是

之謂純其心而治爲有本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皆仁義禮智之人。可以輔吾治者也。君心既純。則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之。凡賢而有德者才而有能者。咸樂爲吾輔矣。賢才輔則天下治。既有其本。又得其輔。將見賢才各任其職。不待人人耳提而教之。而天下自無不治矣。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夫心不純則不能用賢。故以純心爲要。不用賢則無以宣化。故以用賢爲急。二者皆爲治之不可忽者。而有主輔之分焉。上言賢才。此專言賢則才在其中矣。

禮樂第十三　此篇言禮樂相須之道。卽圖陰陽之意也。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禮由陰作。樂從陽來。所謂禮者非玉帛之謂。乃事得其理也。所謂樂者非鐘鼓之謂。乃心得其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禮樂相須而用之有先後。觀於造化陰陽消長。順序而布。則五氣不相悖戾。四時不相陵奪。此理而後和之驗也。觀於人事。君盡君之道。臣盡臣之道。以至父子兄弟夫婦各盡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則行之而宜。習之而安。此又理而後和之驗也。夫禮者理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不理則不和。故禮先而樂後也。若以圖之陰陽論之。發散由於翕聚。其先後亦有不容誣者。朱子所以謂此章爲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可見矣。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學當務實而不可近名也。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人皆務名而不務實。抑知實勝則道有諸己。乃爲善也。名勝則學以欺人。最可恥也。故君子爲己之心。德欲其進。業欲其修。俛焉日有孳孳而不息者。凡以務實勝也。實勝而德業之著可知矣。如或有未著。是無其實。則君子惟恐恐焉畏人之知。所以遠恥也。何嘗有近名之思哉。若小人虛譽雖隆。實德則病。卽日從事於德業亦僞而已。以其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日休。以其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日憂。蓋君子小人之分。往往如此。然究而論之。務實而避名者。名亦隨之。徇名而失實者。名終去之。學者將爲其善乎。將爲其恥乎。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必有能辨之者。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人之善當學而不善亦不可棄也。

有善不及。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曰。不及則學焉。答言不能及人之善。則當學以求及而已。問曰。有不善。又設問見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答言人有不善。恐其不自知也。當指其事而告之以不善。又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也。且勸之曰。庶幾其改此不善乎。改則進於善而爲君子矣。君子謂改者。非謂勸者也。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此以善惡之雜者而言。如一人之身有善者一。不善者二。則學其一善而勸其二不善焉。有語曰。斯人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又言人或不善。非吾所親見。而

但聞人語之曰。斯人有是之不善。亦非大惡也。則告之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焉知其不能改乎。改則去惡從善而爲君子矣。若怙終不改。流爲有心之惡。惡者必獲罪於天而爲天之所惡。彼豈不畏天之惡而降之罰耶。烏知其不能改也。此則勸之之辭。欲不善之人。聞言而自悟也。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故君子於人之善無不學。則悉有衆善矣。於人之惡無不勸。則不棄人於惡而無弗愛且敬矣。蓋其視天下無一非可與爲善之人。如此所以善者益勉於爲善。而不善者亦其歸於無過也。

動靜第十六 此篇卽動靜以見神之妙也。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而天下之理盡於是矣。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則有形而各倚於一偏。乃形而下者也。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於形。亦不囿於形。合一而不測。是形而上者也。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卽上意而申明之。言其動而無動者非不動也。動中有靜也。靜而無靜者。非不靜也。靜中有動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蓋物則動。流於動而無靜。靜淪於靜而無動。故不通。神則當其動也而靜之。理未嘗亡。當其靜也而動之機未嘗息。故妙萬物。此結上文以起下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何以見神之妙萬物也。如水陰。靜也。而生於動也。而生於靜矣。卽圖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也。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此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蓋五行之殊形陰陽之異氣。莫非此理爲之主宰。卽圖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也。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此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蓋理乘乎氣。則爲四時之運行。氣運乎形。則爲萬物之終始。卽圖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是也。混兮闢

兮。其無窮兮。此則兼體用而言混合也。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神。統於極。體本則一也。闢、闔也。自五行而下。下而萬物各一其神。各一其極。用散而殊也。混者陽而陰。動而靜也。闢者陰而陽。靜而動也。混闢相生。循環不已。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此章乃發明圖說之意。

樂上第十七 此篇明先生作樂之由。以見古樂之善也。

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萬物咸若。禮。五禮也。法者禮中之度數也。教。五品之教也。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九疇說見洪範。若、順也。言聖王之世。禮法無不備。教化無不明。而三綱以正。九疇以敍。由是民得其所而太和。物遂其生而咸若。此卽理而後和之意。而樂之所由作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聖人因而作樂以宣氣而平情焉。宣所以達其理之分。言樂之關乎風氣也。平所以節其和之流。言樂之關乎人情也。然風氣亦驗諸人情。故下文獨以人情言之。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由是卽其聲而聽之。淡而不至於慘傷。和而不失於邪淫。而聞之者入耳感心。亦莫不與之俱淡且和焉。夫淡則無蕩佚之音。而欲心平矣。和則無急切之響。而躁心釋矣。然樂以宣和者也。必先淡後和者。亦主靜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試因樂以思其德。躁心釋則優柔。欲心平則平中。優柔平中。德之盛而不可及者也。因樂以思其治。則天下感之皆化於中。治之至而不可及者也。是謂作樂之道配乎天地。乃古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繁苛。縱欲敗度。

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後世禮法不脩。而政刑日以繁苛。禮法不脩。則人皆縱欲敗度。政刑繁苛。則下民莫不困苦。已無以爲作樂之本矣。乃又謂古樂不足聽也。而代變以新聲。非妖淫而不淡。卽愁怨而不和。妖淫則導人之欲。愁怨則增人之悲。而不能自止。故其流弊之極。禍害之大。勢必至於莫可禁者。蓋今之樂然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嗚呼。同一樂也。而古有平心宣化之美。今則有助欲長怨之憂。原其所以縣殊者。惟在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然則古禮之不復。今樂之不變。而欲冀於至治。不亦遠乎。但禮先而樂後。故必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有志於禮樂者。誠宜加之意矣。

樂中第十八　此篇承上篇和之意而申言之。見樂因和而作。而其制作之妙。又可以致和者也。

周子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言樂也者。本乎聖人所行之政也。蓋政善而民安。則天下之民莫不歡欣悅豫而心和。故聖人因而作樂。凡五音六律之設。無非卽人心之和以宣暢之。而上下達於天地也。夫天地之氣與人相通。人心旣和。故天地亦感之而太和洋溢焉。若萬物生於天地者也。天地和則萬物亦順矣。故至幽無神祇而無不格。至頑如鳥獸而無不馴。此皆天地和而萬物順之驗也。夫聖人作樂而其天人志氣交相感動之效。至於如此。然則樂豈非聖人不能作哉。

樂下第十九　此篇承上篇淡之意而申言之。以見風俗之轉移。卽在乎樂。其所係非小也。

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樂有聲亦有辭樂聲淡則無妖淫之音而聽此聲者心無不平樂辭善則無豔麗之章而歌此辭者莫不嚮慕夫如是則人皆欲心平躁心釋而風以之移俗以之易矣若其聲妖淫而不淡其辭豔麗而不善勢必導欲增悲其化人之速也亦猶乎古樂然然則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作樂者可不知所尙乎

學聖第二十 此篇言聖人可學而能而學聖之要惟在一其心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設爲問答之詞也問聖人可學而至乎曰可學問學聖亦有其要乎曰有要然則其要可得聞乎曰要在於一其心而已蓋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一者無欲之謂也果能無欲則此心靜時寂然不動非外物所能入而虛動時循理而行非邪辟所能撓而直靜虛則其心澈然而明明之極則通而自無不瑩徹矣動直則其心廓然而公公之極則溥而自無不周徧矣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不過明通公溥而已今由無欲至於如此其與聖人相去夫豈遠哉學聖者所爲必以一爲要也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承上篇所謂公與明者而申言之也

周子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任法以裁物者發公者由己及人之謂也人必中心無私能公於己者而後施之於人自無不公未有

心係於私。不公於己。而能以大公施於人者也。蓋公於己以心言。公於人以事言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奚啻千里。此爲不能先覺而逆億以爲明者發。世之用逆用億者。皆由明之不至則疑生於中也。若至明則自然先覺而無所疑矣。夫明與疑。大相反者也。彼以能疑爲明者。其相去奚啻千里哉。學者當去私以求公。去疑以求明。斯於天下之事物無不廓然而大同。洞然而順應矣。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分言理性命。大約皆發明太極圖說之意。故朱子謂與十六章同。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彰。著也。微。隱也。皆言理也。靈。人心之靈也。瑩。明也。言學者所當講求者。理性命三者而已。然各有其義焉。以理之當然者言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理之所在。有著而彰者。有隱而微者。匪人心之至靈。弗能瑩然明徹而無所窒滯也。此理之不可不知也。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以性之本然者言之。人稟受於天以爲性。而氣稟之性各有不同。性之剛者有剛善有剛惡。性之柔者其善惡亦如之。而其善者則又有無過不及之中焉。性不過此五者止矣。此性之不可不知也。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以命之自然者言之。二氣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殊。本二氣之實。而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總爲一太極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萬物各一太極。無不各正其命。而小大之物俱有定分。不容增損焉。此命之不可不知也。學者誠知乎此。則所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當不容以自諉矣。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能見其大。故能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而過人遠也。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此孔子之言而周子引之。言昔顏子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而獨不改其樂。其賢如此。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夫富貴人情所甚愛也。愛之斯求之矣。顏子詎非人情乎。乃不愛不求乎富貴。而惟樂乎貧者。是獨何心哉。此設問以發其端也。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朱子曰。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蓋天下原有至貴至富。予人以可愛可求。而大異乎彼之富貴者。特人不能自見之耳。誠見其至富至貴之大。則彼之富貴皆其小者。而何弗忘焉。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惟能見其大。則此心純乎天理。不逐於人欲。而常舒泰矣。泰則充裕寬廣。而無有歉然不足矣。無不足則富貴於我如浮雲。貧賤而安之若素。其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富貴貧賤而齊視之。此所以不改其樂也。故顏子之賢。亞於聖。而爲孔子所深許歟。學者亦求如顏子之樂而可哉。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之尊貴。欲人之隆師親友以求必得之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行於身者之謂德。得於心謂道。天地間不無可尊者焉。而至尊者惟道。不無可貴者焉。而至貴者惟德而已矣。然此道也德也。皆屬於人者也。人物同生於天地。而至難得者人。人莫不具乎道德。而至難得者道德。實有於身而已矣。蓋道德本自尊貴。而人之身則以有道德而始尊貴也。求

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夫道德之至難得如此其可不知所以求之乎。顧求人所至難得者而實有之於身。則必資師友之益焉。苟非師以教誨之。友以切磋之。吾恐觀法無人。孤陋寡助。而欲消德之我有不可得也已。夫身非道德不尊貴。而道德非師友不可得。然則師友之誼。顧不重乎哉。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承上篇申言師友之益。其丁寧之意益深切矣。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道義者至貴至尊者也。人之身能有道義則貴而且尊。而凡人世之尊貴皆不足以並之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若是乎道義之不可不有也。然果何以有之。蓋人始生而蒙昧。尚不知有道義也。及乎稍長則正當講明乎道義矣。若長而無良師以教誨之。益友以切磋之。則亦終於愚昧而已。是道義非能自有之。必由師友之相成而後有之者也。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此節首依朱子補由師友三字○夫人有道義則身貴且尊。今由師友而有道義。則由師友而得貴且尊也。是師友之所以資我者良厚矣。然則人生天地之間。其於師友之義。不亦甚重而匪輕乎。其於師友之聚不亦甚樂而難已乎。凡爲學者尚其隆師親友以求其所爲尊貴者而可哉。

過第二十六　此篇引仲由以爲訓。以見人之當勇於聞過也。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仲由。字季路。孔子弟子也。

人非至聖安能無過但有過貴於能改而能改在於得聞昔聖門仲由有告以過則喜蓋喜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若此以故令名所播垂於無窮焉若今之有過者自護其短不喜人之規諫寧流於汙下而不悔如有疾者自護其疾而忌醫之療治寧至於滅身而不悟也不亦深可慨哉夫喜聞過則必能改過能改過則自可無過學者誠當以仲由爲法而不可長惡而遂非也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天下之勢欲人之盡人而不可徒聽乎天也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勢者事機之必然也天下之大惟存乎勢而已矣勢之所存有輕焉有重焉而輕未有不趨於重者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惟其趨於重至於重之已極其勢不可得而反矣必當其未極之時豫識乎勢之所在而亟反之則猶可爲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何以反之則在乎人之力能有爲也而力尤視乎其識有以先之倘識見不早失其機會雖欲用力亦不易矣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競謂強也力不競謂無力也夫用力而力不競以至於極重不可反此則天之無如何也若不能早有其識或識矣而不能亟用其力此則存乎人而不可以自諉也天乎人也何尤夫既不可反矣則轉而歸咎於天是豈天所爲乎究竟在人之識不早力不用也然則人當自任咎耳於天乎何尤信乎善識天下之勢者不可不早爲計而知所用力也

文辭第二十八 此篇言人之爲文辭者不當徒尚乎浮華而無益於實而貴原本乎道德以有濟於用也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庸用也古人立言著於一時傳於後世文似不可少也然非務爲華藻以美觀聽而已蓋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

物也。故爲文者以適於用爲貴。猶爲車者以適於用爲貴。夫飾其輪轅而人或不用。猶爲徒飾而無益也。況不載物之虛車而奚必飾乎。知虛車之無用。則知不載道之文亦無用矣。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文以載道。何也。蓋文辭者藝之見於外者也。道德者實之蘊於中者也。篤其道德之實而善其文辭之藝。以筆之於書。則爲有德之言。而書無不美。美則人見而愛焉。愛則人慕而傳焉。世有賢者得因其文辭而學以至於道德。是足以爲教也。仲尼嘗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愛而可傳。則行之已遠矣。此所謂文載道而適於用者。猶之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顧世不多賢者也。不賢之人雖臨之以父兄。勉之以師保。俾學其文辭以求乎道德。而彼不學也。卽至於督責以強之而終不從也。是文載道而人弗用。亦猶輪轅飾而人弗庸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然則人何必以文辭爲哉。惟在務乎道德可已。若不知務道德而第欲工於文辭以自矜其能。則亦末藝焉而已。此則文不載道而徒美其辭者。猶之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其又將奚用乎。噫。好華而鮮實。此弊之相沿久矣。學者當思所以去其弊。以進於道德之歸而可哉。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素蘊深厚而難測。與世人之求知淺薄而急名者相去縣遠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篇首疑有子曰二字。○此合下節兩引孔子之言。以見聖蘊之深也。昔孔子教人必當其可。故其言曰。憤而求通者則啓之。不憤則不啓也。悱而求達者則發之。不悱則不發也。舉一而知三者則皆之。不能反則不復也。此可見聖教之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子又嘗曰。予欲無言。言天未嘗有言也。

而時行物生若是人不必以言求天又何必以言求乎此又可見聖道之不待言也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周子既引聖言而因以已意明之也言觀聖人之言如此則聖人之蘊可知矣蓋孔子道大如天渾然無迹初未嘗自言其蘊人亦無從而窺之微顏子之善學則聖蘊之精微殆不可得見矣惟由其平日能孜孜進脩身體力行故有以發揮聖人之蘊而俾其教傳之於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夫天不言而行生見於時物聖不言而蘊蓄發於弟子是聖蘊之同於天不亦深厚而難測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常人則不然有一聞知卽欲暴露所長惟恐人不速知其有也蓋急於人之見知而已之得名也是其器量淺薄亦已甚矣聖凡之相去奚啻霄壤乎學者雖不能如聖人之深厚而可不自豐其淺薄也哉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於易而深贊易道之大也

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之蘊蓄也畫前之易其理至約但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聖人乃爲畫卦以昭示之至於蘊皆卦中之所有者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其廣大悉備聖人則遂因卦以發明焉使當日不畫卦則聖人之精無所昭示人不可得而見矣且微卦則聖人之蘊無所發明亦不可悉得而聞矣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易在五經之內而實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故曰源天地言其體鬼神言其用總之皆陰陽之理也奧微妙也言觀於聖人之精蘊寄於畫卦如此此可見易之爲書非徒五經之源已也其殆大地之大鬼神之幽理之奧妙而無窮者莫不畢萃於其中乎欲窺聖人之精蘊者宜深思而自得之矣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此篇承上篇而論易卦所謂聖人之蘊也。其以乾損益動合言者。欲人之致其乾惕。知所損益而又當愼其動也。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節合易之三卦而言之也。乾乾者。健而又健之謂。乃易九三爻辭至孔子文言則以修辭立誠爲說。故周子總其意而曰。乾乾不息於誠也。懲治也。窒塞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子約其辭而並引之。言易所謂君子乾乾者。蓋欲時致其乾惕。健而又健。以不息於誠也。然必加以去惡從善之實功。如損卦之懲其忿而窒其慾。益卦之遷乎善而改乎過。而後可以至於誠也。是則乾之用莫善於誠。損之大莫過是慾窒。益之大莫過於遷改。合三卦觀之。聖人作易之旨。不亦甚深矣哉。或曰。其善其字亦係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此節又引易之言。以見人之當愼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易繫辭下傳語也。易言爻之動。此言人之動。夫吉凶悔吝四者之來。皆生於動者也。噫。吉之途惟一而已。而凶悔吝則居其三。人之動難值乎一。而易逢乎三。是安可以不愼乎。蓋上文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者。皆從動處見之。故必致審於方動之前。或可以得吉而免乎凶悔吝也。學者能通乎乾損益之旨。而無不誠。能玩乎吉凶悔吝之詞。而愼其動。其於易也。庶幾乎其有得矣。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此篇亦承上篇而論。四卦蓋融會其意義以歸其要於誠。皆所謂聖人之蘊也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則猶法也。物之可視以爲法者也。言易之家人睽復无妄四卦各有其義之不同。而其理未始不可以相通也。蓋凡治天下者。必有

其本焉。本非他。身之謂也。治天下者。又必有其則焉。則非他。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和親猶言親親也。惟身爲治天下之本。故本必不可不端。而欲端其本。惟在誠心而已矣。心誠則本以端。而身自可得而正也。惟家爲治天下之則。故則必不可不善。而欲善其則。惟在和親而已矣。親和斯則以善。而家自可得而齊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夫天下之本於家如此。則家爲難而天下爲易矣。所以然者。以家親而天下疏也。惟親故難處。惟疏故易裁。未有不先其難而能及其易者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也。二女以下。睽彖傳文。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爲二女也。夫家之所以難者於何徵之。從來家人之離異。其端必起於婦人。易之睽卦次於家人。以兌下離上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蓋婦人陰柔之性。外和順而內疑忌。同居則猜嫌易生。而其志睽違。此家人所以多離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釐。理也。謂治妝也。降。下也。天子之女下嫁。故曰降。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昔者帝堯下嫁二女于嬀汭。以觀舜之德行。其意謂舜可禪以天下乎。吾茲以女試之矣。蓋能刑于二女。則家齊而天下可治。此舜所以終受堯禪也。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由是言之。治天下者不於天下也。惟觀於家。治家者亦不於家也。惟觀於身而已矣。身何以端。誠其心之謂也。而心何以誠。惟在復其不善之動。使其反而歸於善焉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夫不善之動。徇人欲反天理。皆妄也。妄復則盡去其僞而无妄矣。无妄則自還其眞而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故易之序以无妄次復。而其大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蓋惟聖人爲无妄之至。所以能善順天時。育養萬物也。其旨不亦深哉。觀於易之言。又何疑於欲齊家以治天下者之必由於身端心誠乎。知此。可以得治之本

興治之則矣。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以道德爲富貴而不以富貴爲富貴欲人之反求而自得之也

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銖。銖兩。塵。塵土。皆言輕也。人之爲外物所移者。以其知有在世之富貴。而不知有在己之富貴也。若夫君子惟以道德之充裕爲貴。以吾身之安舒爲富。是故道高德厚。心廣體胖。常泰然而無不足於中。其於人世之軒冕直以銖視之。而絕不介意也。於人世之金玉直以塵視之。而毫不動心也。蓋其見道義爲至重。則外物自在所輕而無可加焉耳。夫人人有富貴於已者。奈何反自棄之。而徒慕乎在外之富貴也哉。

陋第三十四　意同口十八篇。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聖人之於道也。有所聞而入乎耳。卽默爲識而存乎心。蓋未嘗輕出之於口也。故蘊而蓄之於身則爲純粹之德行。舉而行之天下則爲遠大之事業。其有德業之實如此。由是發爲文辭。自然可法可傳。而人誦其教於不衰也。彼徒以文辭而已者。逞其浮華而全無德業之實。其陋甚矣。亦何益之有哉。固知德業者文辭之本。學者當以進德修業爲急。而不必汲汲於立言也。

擬議第三十五 此篇欲人擬議其言動以求誠也

周子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合中庸易傳之言。亦斷章取義之意。中庸之動變化以成物言。此則謂一身之動變化也。易之擬議以擬易議易言。此則謂擬議以求誠也。周子蓋謂天下之道理。本甚變動不可拘執。人當隨事察理。因時制宜。然非誠之至者不能也。惟盡求誠之功而至於至誠。則理足於已。自見諸動作之間。動則不拘於方隅而變矣。變則不泥於成迹而化矣。故易有曰。擬而後言。不輕言也。議而後動。不妄動也。擬議焉以成其言。動之變化當乎理而合乎時。而絕無偏執之累。此易之旨與中庸合也。人亦盡求誠之功以成其變化而可矣。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刑之用甚重。主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

周子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天以春生萬物。復止之以秋。非無故而止之也。蓋物之生也既成矣。使不止之以秋。則過焉。故得秋以止之。止之正所以成之也。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復肅之以刑。非無故而肅之也。蓋民之生也既盛矣。情欲一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理焉。故得刑以肅之。而民乃無不治也。刑之不可無也如是。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情。實也。曖。

味也。中正。仁也。明達。智也。果斷。勇也。訟彖傳云。利見大人。尙中正也。噬嗑彖辭云。利用獄。彖傳曰。動而明。動謂震。明謂離也。周子兩引之。以明中正明達果斷之意。言刑所以聽訟。而訟者情僞相半。隱微曖昧。其變詐千狀。不可測度。苟非中正明達果斷之人。不能聽而治也。蓋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非中正之人。則明斷或涉於私也。故必如訟卦所言。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中則無不正矣。噬嗑所言利用獄。以動而明。明則無不達矣。其曰剛曰動。則果斷之義矣。信乎必兼此三者而後可以聽訟而用刑也。刑豈易用乎哉。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而其命操於主刑之人。是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人君任用主刑之人。可不愼乎。言此以寓丁寧之意。此周子重刑之心也。

公第三十七　此篇見聖人與天地無異道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此見聖人與天地合德也。聖人之道體無不備。用無不周。然不過至公無私而已矣。或曰聖人之道何謂至公而已也。曰。天地之道無私覆。無私載。亦至公而已矣。聖人與天地同。故不外至公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　此篇與孟子所言孔子成春秋同意。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春秋一書所以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因魯史而筆削之。爲後世之王者而修也。蓋其中所載多誅死者於前。正所以懼生者於後。使知懍大義而不敢干其

作春秋之功德亦甚大矣宜乎萬世無窮以王禮祀孔子而報其功德之無盡焉此所以爲生民所未有歟

孔子下第三十九

前篇言孔子之明王道此篇言孔子之備天德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古今來道朽其崇高德極其深厚而教化及乎無窮其高厚也與天地相參其無窮也與四時同運其惟孔子乎夫天地陰陽也四時五行也而孔子參之同之然則孔子其太極歟

蒙艮第四十

此篇雜引蒙艮彖象以見主靜之意通書四十章以誠始以靜終皆聖人之蘊也

周子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此合下二節皆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也童未冠者之稱蒙見理未明之謂我師自謂也正正道也果決斷也言童子無知來求於我我以正道告之以決斷其所行如人之筮焉有疑而叩諸神而神告之吉凶以去其疑也然初叩則告若至再至三則近於煩瀆瀆則惑矣神亦不以告也彼童蒙求我初則告再三則不告亦猶是也山下出泉蒙大象文也蒙之爲卦上艮下坎有山下出泉之象汨沒也汨則不靜即再三之意也亂則不清即瀆之意也不決即不告之意也言山下初出之泉至靜而清也若有物汨之則亂亂則失其本然之清而不決也童蒙求我我正果行以其靜而清也再三則瀆瀆則不告以其汨而亂也愼哉其惟時中乎時中彖傳文也當告則告不當告則不告愼哉其惟教當其可而隨時以處中乎艮其背背

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此引艮卦之象而釋之也。艮。止也。艮其背。背非有見之地也。止於無所見之地。則內欲不萌。外物不接而靜。靜則益知所止。非有心於爲也。一有爲之之心。便不止矣。艮之爲靜止也。其道不亦深乎。合觀二卦。蒙以養之於始。艮以成之於終。而所以貫乎始終者。尤在於靜也。主靜之義。卽太極之理。而聖人之蘊也。

張子作西銘、正蒙及理窟、語類諸書、皆言性言道之書也。而所以爲脩道之教亦於斯乎具焉。蓋橫渠少時喜談兵、嘗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文正知其爲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自是翻然向往。則其生平之所得力有自來矣。二程子倡道伊洛。張子倡學關中。同時異地。而程子乃取其西銘以示門人。至朱子曠代相接。又於西銘、正蒙皆爲之註解行世。大道之傳眞不以地相去、世相後、而有異旨也。或者曰。西銘一篇言理一分殊。卽天命一章大本達道之旨。至正蒙、理窟諸篇。凡天地聖人幽明禮樂與夫天道人道之說。無不條貫。又可與二十九章互爲發明。子之輯是書也。其以是乎。余曰。固也。而無事規規摹擬也。特是此心此理之同。張子樂有子思子爲之啓牖於前。烏知子思子不樂有張子爲之輔翼於後也。噫。子思子奮乎百世之上。張子興起乎百世之下。又豈以地異世殊而不爲符節之合乎哉。用是不揣固陋。謬爲編次註釋。且弁數語於端。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二

張子

張橫渠字子厚世爲大梁人從父宦游四川還至陝西鳳翔府郿縣橫渠鎮貧不能歸因家焉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所著西銘朱子以爲仁孝之理具備至正蒙詞義艱深程子謂其言多有過者他如經學理窟以及語類遺書似難卒讀今略爲刪訂並參考朱子大小註與諸儒之說詳加解釋非敢有所去取也亦冀便於後學之誦習庶幾由此以會其全云爾

西銘此篇大指盡於理一分殊之一言而因以見事親事天無二道也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下古今祇有一理而其分萬殊然理一分殊之道人人皆得而盡之蓋以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天地爲天下之父母與一家之父母無以異也是故乾爲天健而無息萬物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爲地順而有常萬物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焉之一身乃與乾坤混合無閒而處其中以爲之子焉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充塞也帥主宰也乾陽坤陰天地之充塞者氣爲之而賦形受質吾其資天地之氣以爲體者也乾健坤順天地之主宰者理爲之而萬善具足吾其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者也此可見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體性之所自來同本於天地者豈吾所獨私哉人與物皆然也但人之與物其體有正有偏其性有明有暗耳吾既並生其中則人與吾同類其相親者猶吾同胞之兄弟也物與吾異類其稍疏者猶吾相與之儕輩也此理一分殊之所自起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宗子謂百世不遷之大宗。宗子家相皆設爲曉譬之名也。天下之人皆吾同胞而同胞之中又有等殺之不同焉。繼承天地。統理人物。而爲大君者。乃天地之元子。擬之家則吾父母之宗子也。輔佐大君。綱紀衆事。而爲大臣者。乃大君之卿相。擬之家則吾宗子之家相也。高年天下之長者。擬之家卽吾之長。故凡尊禮天下之高年。乃所以長吾之長。孤弱天下之幼者。擬之家卽吾之幼。故凡慈愛天下之孤弱。乃所以幼吾之幼。天下有聖人。是與天地合其德者。擬之家則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天下有賢人。是才德過於常人者。擬之家則兄弟之秀出乎等倫者也。以及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凡天下之窮民無告者。擬之家則皆吾兄弟中之顛連而無所控告者也。是則合天下如一家而民吾同胞者。可見物之吾與者。亦可推矣。然此孰非理之一而分之殊乎。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翼猶敬也。夫體性出於天地。民物皆吾胞。與而君子之所以事天者。可知矣。若能於是畏天以自保。敬謹不失。卽如子之敬其親也。能樂天而不憂。自然盡道。卽如子之純乎孝者也。凡此皆所以全其體。盡其性。且推廣體性之量於民物而爲理之當然。功之不可闕者矣。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若於此而不能保。不能樂。則違矣。害仁矣。濟惡矣。夫天予人以理。而人得之者德也。天有其理而我故違之。是曰悖棄其德。純乎天理而無私仁也。縱人欲以害吾仁。是曰自賊其性。天理爲善。人欲爲惡。惡不可長也。濟其惡而日甚。是曰不才。是皆不能踐形者也。惟於此而能保之。能樂之。則具人之形。卽能盡人之性。使復反其本然之善。以充周於百體之間。而與天地之塞天地之帥合一無閒矣。非肖子而何哉。蓋天地之肖子與一家之肖子。固非有異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以氣言之謂之化。以理言之謂之神。人能知變化之道。則天地之用在我。而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如子之善述父事焉。能通神明之德。則天地之心在我。而所存者

無非天地之志矣如子之善繼父志焉此樂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不愧屋漏抑詩無忝爾所生小宛詩夙夜匪懈忝爾所生之詩人能爾室致謹求盡道理以不愧於屋漏是爲無忝於天地猶子之無忝所生也能動靜皆敬不失天所賦之理以存其心養其性是爲不懈於事天猶子之夙夜匪懈以事親也此畏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如是則可以稱肖子矣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禹之父鯀封崇伯故稱禹爲崇伯子潁封人潁考叔也夫踐形惟肖在於樂天畏天是可知古之所謂肖子者惟是合人已兼常變而無一不盡其道而已彼夫甘旨酒則溺於嗜欲惟遏人欲以惡旨酒斯天理可合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此大禹之能顧養也棄英才則不能盡人之性惟弘教思以育英才斯善量并包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此潁考叔之能錫類也顧養則孝存於己錫類則孝及於人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申生晉獻公之子謚恭世子舜竭力事親不弛其勞而終得親之底豫其孝之功大矣人能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則一天之舜也申生遭讒不避甘於就死無所逃而待烹其敬父之命至矣人能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子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如臨終啓手足體其所受乎親之全而以全歸者其曾子乎夫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人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惟令之從若履霜中野知有父不知有身勇於從而順令者是伯奇也夫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乃氣數之適然人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合之舜與曾子以及申生伯奇而知其所以事親皆可通於事天者有如此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福澤謂福祿恩澤玉謂用以磨礪如玉之底於成也夫事天者亦知天生我成我之意乎天之予我富貴而以福澤我者非私我也將以厚吾之生予之爲善之資所以深其責善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予我貧賤而以憂戚我者非厄我也用以玉女於成拂亂其心志而增益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即

此推之天地之心眞父母之心而事親事天之道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寧安也知天地之心則當終身事之故其存於世也不敢逆天之理而盡吾所以順事之道自少而壯壯而老事之如一焉及其沒也得正而斃則亦安寧而無所愧於天也西銘之說終以此此則父天母地而處其中者爲孝子爲仁人執非所以事天之道哉蓋惟一本而萬殊故雖合天下爲一家而不流於兼愛亦惟萬殊而一本故雖極親疏之異等而不梏於己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見事天之道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眞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正蒙　此書廣大艱深今擇其醇正明易者以便學者誦習凡五十八章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　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也攻取者或火剋金或水勝火也順謂無矯揉造作不妄謂無虛僞駁雜蓋天地之二氣五行變化錯綜雖聚散攻取百出其塗然其爲理則皆出於自然而無不實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此釋天道性心之名義以示人也沖漠無朕而其理已具故由太虛之形體言之則有天之名陰陽迭運而其機不窮故由氣化之周流言之則有道之名虛與氣在天者也合天之理氣而屬於人之身則有性之名性無爲而氣有知覺者也合無爲之性而運於知覺之氣則有心之名蓋以其自然者謂之天以其粲然者謂之道以理之託氣而附著者謂之性以理之託氣而運行者謂之心四者名義不同脈絡相因既當析而言之尤當會而通之欲盡心知性體道以合天者誠不可不思其故矣

張子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天道所以不窮者寒暑之相推而已。如日月往來。迭運成歲。皆造化之自然也。衆動所以不窮者屈伸之相感而已。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皆物理之自然也。

張子曰。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陽氣發舒故以生長爲德。主於遂。氣至卽行無有阻抑也。陰氣閉塞故以收藏爲德。主於閉。渾然凝聚無少滲漏也。

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體者爲之體也。王往通出王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從容之意。昊天四句大雅板之辭。言天地之間物物具一天理。是天爲物之體而不遺。猶事事皆從仁出。是仁爲事之體而無不在也。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固極委曲煩重。然皆肫然愛敬之心所發見。無一物而非仁也。若夫天道昭明。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不在。如詩之所言者尤可見。天無一物之不體矣。

張子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所謂神者以天之妙萬物而言也。威畏也。冥漠之體。無聲之可聞也。而運行不忒。自不言而信焉。神妙之用。無形之可畏也。而臨下有赫。自不怒而威焉。蓋天之道至誠而無私者也。惟誠實無妄。故能運行不忒而信。惟至公無私。故能臨下有赫而威。苟有一之未誠。有一之或私。其能若是之信且威乎。觀天可以知聖人矣。

張子曰。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蓋運行於上者。本無形體。故卽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理是之謂道。若形而下者。未免麗於形體。則器而已矣。不

可以道言也。要之理不離乎氣。而實不倚於氣。此道之所以長留天壤歟。

張子曰。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道在名象之表。亦卽寓名象之中。故寒暑晝夜。道之自然也。世人亦或知之。然其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自然之中。有所以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者。世人固未始識耳。苟識其意。而參前倚衡。在在見道。豈復世人之所謂知哉。

張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神卽天德也。無所不在而不可以方所求。故無方。易卽天道也。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故無體。無方無體。皆妙萬物而無有窮際。是則大矣。然神者理也。而爲氣之主。易者氣也。而爲理之發。理主氣而氣載理。且合萬物而同出一原。又自一也。故大且一而已爾。觀於大且一。而知卽神卽易。非有二物。天德天道。不於此可見哉。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出謂見用也。爲國必視乎賢才。賢才見用。則國將有昌盛之機。才謂賢能也。亢宗必視乎子孫。子勝賢能。則族將有強大之勢。此事理之必存。氣機之先見者。有國家者不可不知也。

張子曰。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存謂居而有之也。義者處事之宜。命者所受之正。義命合一。乃理之當然。故曰存乎理。仁無所不體。智無所不知。仁智合一。乃聖之能事。故曰存乎聖。動根於靜。靜根於動。動靜合一。循環不窮而神妙莫測。故曰存乎神。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合一。絪縕交密而道體周流。

故曰存乎道。義命仁智人之性也。動靜陰陽。天之道也。性與天道合一。皆屬極誠而無妄故曰存乎誠。蓋義命以精麤言。仁智以體用言。動靜以內外言。陰陽以氣化言。性與天道以天人言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大人者大德之人也。立謂處之當。以禮言。知謂察之精。以智言。愛謂恩意之周。以仁言。成謂區畫之遂。以義言。四者皆盡性之道也。言性也者。天之所以賦予萬物。同出於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大人爲能全其仁義體智之性。以盡其道。是故已有所立。必欲人之俱立。不自私其立也。已有所知。必欲人之周知。不自私其知也。已有所愛。必欲人兼有所愛。不自私其愛也。已有所成。必欲人各有所成。不自私其成也。蓋以此性人所同得。必如是而道始盡。此大人所爲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也。若彼尚有氣稟偏蔽。自安於蔽塞。爲吾之立知愛成所不得施者。則亦末如之何。而大人之心固已盡矣。此卽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而張子作西銘之本旨歟。

張子曰。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世人樂生惡死。每有得喪之患。此皆未能盡性以知其理。而以生死爲得喪也。惟能盡其性者。不以天壽二其心。豈樂生惡死之心與人殊哉。亦實見夫天壽之本無有二。其聚散於吾身者。一人之私也。其不散於兩間者。天下之公也。故知此理非有我之得私。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生無所得則死亦無所喪矣。夫死生亦大矣。而所得所喪不關焉。人可不務盡其性以無負此生哉。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天命流行。賦予萬物。純粹至善。所謂天地之性

也。自人受形而後氣有昏明純駁之不同。此性墮於其中亦因有昏明純駁之或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氣雖昏駁而理本純明。惟用變化氣質之功以善反其初。則昏駁去而純明存。而天地之性在我矣。故氣質之性出於後起。非本於生初。君子不以之爲性而必欲勉力學問以自復其本然之善也。蓋天地之性專以理言。無乎不善者也。若氣質之性則兼以氣言。有善有不善者也。善反之道。卽中庸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功也。程子亦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自孔孟而後言性者折衷於二子而諸家紛紛之說皆可廢然返矣。

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吾性中本有善而無惡。故必幾微念慮之閒。纖惡必除而後所得於天者本然之善無有不全。斯成性矣。若察之不精。則惡之根未絕。雖有善必不能無雜也。此去惡之所以務盡也。

張子曰。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道在天下非以煩苦斯人也。和樂其道之端乎。蓋人心惟和則彼此無閒。故可大。人心惟樂則始終不倦。故可久。天地之性所以確然易而隤然簡者。久大而已矣。一和樂而吾性可與天地通。造道者奈何不求其端哉。

張子曰。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頑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頑謂挈去之也。人稟氣質以生。莫非天也。但氣質之中有陽明陰濁之異。陽明勝則德性用而天理周流。陰濁勝則物欲行而天理澌滅。夫陽明勝者好也。陰濁勝者惡也。若挈去其惡以全其好。使德性用事而物欲不行。則非學不爲功矣。

張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見聞之知乃與物交接而後生是從外而得非德性中所本有也若德性所知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原不萌於見聞此天之所與自有生而已具但衆人則爲私欲所蔽惟聖人能全其天之本然耳

張子曰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私意也成心未忘皆起於有我之私而道何由進故必私意務盡廓然無我成心忘然後可與窮理盡性而進於道有志者愼毋執成心而不化也

張子曰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成心而日忘猶未可謂無也若夫無成心者意必固我淨盡消融其於萬事萬物隨時順應而各得其中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學者豈易及哉

張子曰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萬物皆備於我故以我視物則我大然以道之無物不有兼體夫物我是我亦一物聽命於道者也則道大惟道大於物我故君子之所以爲大者亦惟以身體道道大故身亦大大於道也若不能體道而徒自大其身則驕誇躁妄罔念而作狂矣豈體道之君子哉要之見道無非見我人能弘道非道之能弘人也

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知至至之易九三文言也德以大中爲極至若既知之可謂知至矣然非知之難而守之難擇中庸而固執之如顏子之拳拳服膺乃至之之漸也故惟知學然後能勉其固執之功能勉然後日進於天行之健而自強不息可

期矣.

張子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中者天理之至當處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然執德不弘則倚於一偏.非中也.故必極其大而無外.然後中可求.抑或窮大失居.則流於詭異.非大也.故必止其中而不遷.然後大可有.甚矣聖人之中.聖人之所以大也.

張子曰.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人之輕舉妄爲者多由察理不精.故見幾未能明決.若夫見義而動.不得已而後爲之.爲所當爲也.至於不得爲而止.止所當止也.此理明行確.無所回惑.眞可謂之智矣.蓋雖未及於仁者之安仁.而利仁之事固亦可以由勉幾安也.

張子曰.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此本中庸篤行之義而釋之也.蓋所謂行之篤者.豈惟是敦厚篤實云爾哉.必自強不息如天道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行健而不已焉.乃爲篤之至也.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歟.

張子曰.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書說命篇曰.惟學孫志.務時敏.孫巽順而入也.敏者敏於學也.人能巽順其志.深沈求入.則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故用力而力足.於仁則得仁.於義則得義.惟其勤敏於學.日進不已而已.人各有志.可不自勉哉.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多違。必在己有不是處。不必其非者盡在天下國家也。責己者當知此理而反躬自盡以至於不尤人焉。斯內治益純。乃可謂學之至矣。

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耳。禮義者士人立身之本。既爲學者則其終日所謀便當以禮義爲事。若舍此不務。飽食而嬉。一無所用其心焉。此與下民何異。逐逐營求所事者不過衣食之閒燕游之樂耳。其卑汙猥瑣甚矣。豈足以爲士哉。

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浮圖卽釋氏也。仁義禮智之理皆具於性。儒者惟窮理則能知性。故率其性之當然而行於日用事物之閒。乃可以謂之道也。今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見性。故其說倫清淨。談虛無。絕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不可推而行也。

張子曰。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童蒙之時智識未開。故雖一言之微。必戒其毋誑。一動之閒必示其正直進退食息無不循乎規矩。養之以正。使蒙者不失其良知良能之正。而推之可以無不知。無不能。此教人者之功所以大也。能盡其道者其惟聖人乎。蓋聖人動作語默無非天理發見。所謂以身教者與。世之但以言教迺乎不與矣。

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至當者所行皆當於理也。

百順者無所往而不順也人能凡事歸於至當則是行道而有得於心故謂之德既有其德則內順於親外順於友上順於君下順於民行順於道吉孰大焉故謂之福然必有至當之德而後有百順之福是德者乃福之基福者乃德之致德愈盛則福愈全無往而非百順之徵矣是故君子樂得其至當之道而居之也然則備德之福豈世俗之所謂福人可不於此求得福之原哉

張子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中易簡之善卽天下之理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循理而有得之謂德惟得天下之理則非僅一偏之善乃易知簡能之善與坤順乾健之德配合無閒也故繫辭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張子曰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行己爲立身之大節故制行以己止求吾心之安非以徇衆隨俗而苟同乎人也況人有不善豈可同乎

張子曰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理本大同何必求物之同若必物之同則是己實有異而故爲是徇衆也事有眞是何必求物之是若必物之是則是己實有非而故爲是苟合也君子有反己之學而豈沾沾於是哉

張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天下之志卽天下同然之人心也能通其志則能感其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有我之私所謂能通天下之志者是故和平天下之道如教以先之禮以一之政以防之刑以率之固非一端然皆可勉於外而非盛也要莫盛於感動人心使之於變時雍乃爲至焉非盡性之聖人孰能與於此

張子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仁義皆性之德本相資而爲用者也一有偏勝則不免於傷害蓋義者所以行仁仁之動也使一於義而流焉則斷制之意勝易至於殘刻於仁或不能無傷仁者所以爲質體之常也使一於仁而過焉則慈愛之念多易流於姑息於義或不能無害此仁義之道貴得其中而不可使有或偏也

張子曰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志者心之所之也爲學莫先於立志由志而發之則爲才敷而施之爲事業惟志大則才大事業大自能兼善而無外故易既曰可大兼善之謂也又曰富有無外之謂也由志而充之則爲氣養而成之爲德性惟志久則氣久德性久自能篤信而無窮故易既曰可久篤信之謂也又曰日新無窮之謂也一立志而易之道在我矣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去道也遠矣惟天高明爲智惟地博厚爲仁故其道皆悠久無疆聖人之道所以日新而可久富有而可大者正以其仁智相資肖乎天地而不離也若智不進於高明仁未極於博厚則與天地之體段絕不相似而其去道也日遠矣尙何久大之有哉此聖人之智仁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

張子曰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乾易而能知險坤簡而能知阻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一以貫之也易簡則處已不難不煩於天下之理無所疑所以能說諸心知險阻則愼以待之於天下之事無所忽所以能研諸慮惟至於悅心研慮則以此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又何難哉

張子曰。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柔能制剛。弱能勝強。故勝兵之勝。以退爲進。勝在至柔者皆以屈爲伸。乃神於屈伸之變。所以明屈伸之神也。

張子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敬者萬善之本。人惟不敬則天下事無一可爲。若能以敬爲主。則必守之固。本斯有立。本立則用行。故有立斯有爲。而事業自此出矣。學者可不以主敬爲要哉。

張子曰。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輿所以載也。敬爲禮之本。所以載禮而行。猶車載人而行。不敬是無輿也。故上慢下暴。而玉帛儀節皆爲具文。禮不能自行矣。

張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天下之事雖千蹊萬徑。無非感應自然之理。何煩思慮。惟因其事之當然。順其理之自然。行所無事。斯可矣。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總無所容心於其間也。

張子曰。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權位之人。常挾其勢與其所有。故人皆畏動之而不能不屈服於彼。惟道義自重。則無所藉其勢。無所利其有。自可以忘人之勢而視之蔑如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正此意也。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顏淵在孔子之門。得所歸以爲依歸。故終其身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惟是勉勉以進德而已。其迹似潛。孟子當戰國之際。吾道甚孤。慨然以名世自任。而明王道。黜霸功。正人心。息邪說。皇皇辨論以修其守。先待後之業。其迹似見。此實其時爲之所以有潛見之不同也。若顏孟易地則皆然也。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一言亦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一動亦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爲也夜氣勿亡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爲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日之開闔爲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君子無時無處而非學也

張子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天下有道道當出也故道隨身出非榮其身也無道則隱道當屈也故身隨道屈非潔其身也蓋身顯而道與之俱顯道晦而身與之俱晦此身之進退惟視乎道而已君子何容心焉

張子曰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此言自養之道也薄則吝厚則驕故自養薄於人厚於人皆私也有意而爲之者也惟稱其才隨其等素位而行無驕吝之弊斯得稱物平施之道矣

張子曰罪己則無尤尤自外來者也天下事惟責人則易以招人之尤是以君子處世惟歸罪於己而不問乎人在我祇盡其自修之實又何至招人之尤乎此君子持己之道而亦待人之道當然也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困辱自外至也取困辱則自內召之故非困辱之憂而取困辱之爲憂榮利無加於己也忘榮利則有得於己故非榮利之樂而忘樂利之爲樂此眞能善用其憂樂者矣

張子曰。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擠排陷也。侮狎慢也。擠人者人恆擠之。侮人者人恆侮之。有施必有報。有往斯有來。出爾反爾。理之常也。然而境遇無定。事變何常。或有拘於勢而不得反者。此亦事理之偶然。非其常也。君子所以盡愛人敬人之道。而存橫逆不報之心也。

張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調和也。服馴也。良善走也。慤誠實也。士之貴其智能。亦如弓之貴勁。馬之貴良也。然弓必調和而後求勁。馬必馴服而後求良。士必誠慤而後有以善其智能。若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徒有猛力而人不可近已耳。然則智能果何足恃哉。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託於形而後行。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蔽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諸子每言有無。則分有無而爲二。識之陋也。

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易教人以決疑趨避。論吉凶不論禍福。如曰吉凶者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無咎者善補過。是禍福皆由自取。故雖兼言君子小人。然其意皆爲君子謀。而非爲小人謀也。

張子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三才之體所以立其本也。惟三才之體具。斯三才之用行。而後知趨天時應事變。皆不越乾坤之理。故曰乾坤毀則卦畫不立。無以見易。而知趨時應變之道矣。

張子曰。尙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易有聖人之道四。辭變象占是也。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用易以言者。尙聖人所繫之辭。則語默得當。而言無所苟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用易以動者。尙聖人所裁之變。則卷舒合宜。而動必精義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用易以制器者。尙聖人所定之象。則盡創物之智而法必致用矣。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用易以卜筮者。尙聖人所決之占。則窮先知之神而謀必知來矣。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非知神之所爲。何以與於此乎。

張子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仁兼萬善。故統天下之善。禮萃衆美。故嘉天下之會。義制萬物。各得其宜。故公天下之利。信貞而固。動協於一。故一天下之動。此四德也。卽天道之四時也。

張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樂則行之。可出而出。憂則違之。宜潛而潛。主於自求其志而已。無所求於在外之富貴也。蓋用舍之權在人。行藏之道在我。非有確乎不可拔之操者。豈易及哉。

張子曰。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重險也。維心亨。通達無礙。故利害不驚。而行有尙。是以外雖積險。苟中有定主。處之心亨。無所疑懼。則不爲坎所困而出乎險。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若方寸已亂。則惶懼失措。安能有爲而出險乎。

經學理窟　凡五十三章

張子曰。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吾人於天下事不徒在能言之。貴能有以處之。故平常指畫機宜。議論天下之是非。瞭若指掌。此其識見明達。猶人所易能也。惟是處天下之事。因時制宜。凡是非之雜出者。權衡至當。確然不可移易。則非有定力者不能。所以爲難。

張子曰。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此教人以讀詩之法也。詩本人情。不甚相遠。孟子言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眞能知詩者也。夫詩人之志和平易直。觸於感遇而發其情之自然。何嘗艱深險阻。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何由見詩人當日之志乎。

張子曰。移人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鄭衛之音淫靡特甚。最足以移人。後生性未成者聽之易爲所動。將有流蕩忘返而不知所底止者。故不可不放而遠之。此夫子答顏回而用以爲戒也。

張子曰。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學者必以此心爲主。故心欲其弘大。然但能弘大而

不操之以謹敬則恐其無所檢束而不立若但能謹敬而不屑之以弘大又恐其過於拘迫而入於隘故必居之以寬而復持之以敬乃能盡乎此心之全量也聖門如子張才高意廣而馳情於外是寬而不敬也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是敬而不寬也學者交勉於寬敬之間則幾矣

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此言君子養心之驗也大凡有諸中者必形於外故盛德內蘊則英華發越自光輝而不可掩君子存養之功既至其心恬適而和則見之於氣者亦從容而和其心端莊而正則見之於氣者亦嚴肅而正外之所發悉本於中之所存此必至之符亦自然之理也

張子曰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所貴乎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此學之所以可貴也故人但知力學卽能移其惡以返於善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沈溺不返而終其身流於庸愚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用學問之功以自變化其氣質故耳夫氣質之惡者能用學問之功尙可以變化而爲賢況氣質之美者再加以學問之功其所造豈可量哉

張子曰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道者事物之理義者裁制之宜人能順乎道義則綱常名教無不自我而立而其功爲甚大矣況天爵所在又極爲尊貴之事而外至之顯榮皆不能及其萬一者乎人何憚而不爲哉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柔善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

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此言取友之道也。善柔工於媚悅者也。拍肩執袂狎暱之態也。言人之有朋友非爲與之燕樂安處也。所以資其益以輔佐吾之仁也。今人不然。惟擇朋友之工於媚悅者相與拍肩執袂狎暱游戲以爲意氣之合。至於一言不合。則遂怒氣相加。此小人之交。易合易睽。不由於敬者也。夫所貴乎朋友者。欲其降心相下。實善不倦。而志同道合耳。故必於朋友之間一以敬心主之。而嚴憚切磋。日相親與。則德業自有日進之機。而學問自有日新之益。其得效也爲最速矣。

張子曰。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人之躁暴者其志必驕。氣必傲。一種剛愎自用之態。欲以進學而入德難矣。故學者須以溫柔爲先。溫柔則和平謙順。不驕不傲。自可以遜志時敏而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言能溫恭自持。則立德即基於此。可見溫柔之受益甚多也。學者可不以溫柔自勉哉。

張子曰。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拳拳服膺。由於牽勉。至於中禮。自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學問固資乎聞見。然徒誇多鬬靡而無收斂近實之功。則輕浮淺露。自恃所長。適足以長小人之氣。故君子必莊敬日強。以潛消其傲慢而斂束其心身。其始則拳拳奉持。未免牽苦勉強。至於久而合乎規矩。自然從容順適。蓋必如此方是切實爲己之學。而聞見爲能有益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通。洞達也。病。窒礙也。人之一心乃百物之宰。惟心不蔽於私。不囿於欲而大。則本體清明。而於百物之理皆洞達而無所不通。若心爲私所蔽。爲欲所囿而小。

則拘滯狹隘而於百物之理皆窒礙而無所不病矣此爲學之道不可不知所以治心也

張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

精義四句易傳釋咸九四爻辭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張子曰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

學欲其勤故從事於致知力行體之於己使去惡從善脩身之事也文欲其博故多識乎前言往行畜之於心使日積月累崇德之功也

張子曰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志其小

學者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止一身一時之事已也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尙淺況可徒志其小而卑近自安則其所成就可知矣何貴乎有是學哉

張子曰矯輕警惰

輕者浮躁也矯者強而返之也惰者懈怠也警者惕而醒之也凡人詞氣浮躁則其中必不誠躬行懈怠則其業必不進故當矯其輕而歸於篤實警其惰而進以精勤然後可以爲爲也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祇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可爲恐未肯安之須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人多言安貧賤非眞能安者也大抵計窮無所復之力屈無所得伸才短無所見長耳若稍可營爲恐未肯卽安而此心將萌動矣惟平日義利之辨見之旣明誠知義理之可樂有甚於利欲者乃能淡然無求而不爲貧賤所

移也。彼世俗之
子談何容易哉

張子曰。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此言人不可恃其天資而不用人力也。天資粹美之人。其於道也爲近。其造道也亦易。若徒恃其天資之美而不加以勉強之力。則亦不足以爲功。惟是有美質而不敢自恃。強勉奮發。矯其惡以力於善。矯其惰以趨於勤。此方是竭盡心力而能爲功耳。夫天資之美者尙不可恃。則天資之不美者。可不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加百倍之功哉。學者亦可以知所勉矣。

張子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權宜之用。非常行之道也。學未至而言權變。則必不合宜。而終有患。蓋常道人皆可行。變則非聖人不能及。若驟然語變。是其操術已先不正。勢必流於詭譎。乃取患之道也。

張子曰。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此學孔孟之學也。言此學至今千有餘歲。以爲絕耶。則今日議論復存。以爲興耶。則此時學者尙少。然大道不可無傳。而天意固自有在。孔孟當日皆確然自信以爲己任。如無有乎爾。興未喪斯文之語。蓋皆知其必不終泯沒也。今欲功及天下。必多栽培後學。化導而成就之。則聖學不孤。吾道可得人而傳矣。噫。張子此言。其所以爲繼往開來計者。眞有同於孔孟之心也夫。

張子曰。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凡人不知篤學。雖具聰明之質。不過小智自用耳。彼原未見其大。故以爲人莫己若。惟好學窮理。灼見大原。方覺其用智者皆穿鑿之見。乃癡也。非眞智也。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祇是俗事。功不及者。無暇學也。然能念念不忘。則雖接應人事。卽是實行。蓋日用閒隨處皆道。心在卽道在也。若心有不在。則終身所由總係俗事。與道日遠。雖學何益。故爲學之功猶可徐圖。而爲學之心則不可刻離也。

張子曰。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處事者心。而心之分量亦有不同。如以有限之心。則所容受本自無幾。而察識擴充。皆有未及。故止可求有限之事。若欲致博大之事。則民胞物與。是何事業。必心體廓然。方能肆應。故當以博大求之。如易所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者是也。

張子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內外一致而物我同原者也。苟專內則遺外。徇外則忘內。是囿於一偏。無以見道量之無方。徇物則喪我。爲我則絕物。是蔽於私欲。無以見道體之無閒。故必合內外而知萬物之出一原。平物我而知萬物之同一體。如此則見道之大端。而得所從事矣。

張子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祇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爲學之道務在斂視聽。愼言動。專其心於爲己之功。而不

暇他及若役耳目攬外事則志已紛馳必忘惰而不肯自治論說短長則好於議人必浮躁而不能反已者也欲以進於學難矣蓋心不兩用未有逐於外而不荒於內者學者之患大率皆然可不謹哉

張子曰學貴心得守舊無功爲學視乎一心心能明悟則日新月異其所得自未可量若斤斤執守舊說而明悟不生是其學亦止於此而已未見其有進益之功也

張子曰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三代之時俗尙敦龐邪說鮮少人自幼時所聞所見莫非義理文章無所紛雜學者其心已明其見已定故易爲力而進於道德之途今則非自振作卽不能有成矣世風日下可勝歎哉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守此致一之道也仁者本心之全德統四端而兼萬善者也然必得義而後恩愛周流裁制合宜若不得義則不行必得禮而後親疏厚薄品節常定若不得禮則不立必得智而後良心時見察識擴充若不得智則不知必得信而後愷惻中存誠實懇摯若不得信則不守蓋天予以仁卽予以義禮智信此致一之道所以與仁相資爲用而不能離者也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總者該括貫串之謂此教人以觀書之法也言古人立言皆有深意觀書者必總括其言而融會貫通之以求作者用意之所在方爲有得不然恐所觀者徒古人之糟粕而已何益哉

張子曰。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一本加新作知所。○

所以觀古人之書者正欲釋吾之疑。求明吾之所未達也。然學問無窮。日新月異。人能每見每加新益。則今此所得較勝於前。而學進矣。且於不疑處轉而有疑。則後此見解愈未可量。方是進矣。若拘守一說。既不能悟。復不能疑。安望其學之進益哉。

張子曰。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道不始自仲尼。而語道者必以仲尼爲斷。蓋會其統宗也。至仲尼以前更有可考。雖去古已遠。文不能傳。然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滅。則其言語可想而知。蓋千聖相承。源流若一。道無不同。言無或異。後之學者所當靜念也。

張子曰。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此學聖賢相傳修己治人之道也。言從此學者苟非其志在致君澤民。將欲大有爲於天下。則必有所甚不得已而悼大道之無傳。懼微言之將絕。紹述往聖。以開乎後學者。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楊墨是也。蓋吾儒得志則行其道而復唐虞三代之治。不得志則明其道而廣萬世教學之傳。其心一而已矣。

張子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功業如立言立事皆是。大匠。木工也。斲。削木也。爲學而先以功業爲志。則必躁急而穿鑿意見。輕率而造作事端。大有害於道矣。蓋學莫要於立德。德成而後措之爲功業。若未成而先事乎功業。鮮不至於決裂者。是猶代大匠斲木而欲不傷其手也得乎。

張子曰。爲學須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爲學須日見其進益。而有以異於人。方是實學。若無以異於人。則與鄉人不學者何異。雖進而貴爲公卿。亦云榮矣。然所爲無以異人。是亦一鄉人而已。何足取重於世。而列於士君子之林乎。故進德修業之功。誠宜亟也。

張子曰。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此言人當求其在己而不可浮慕乎外也。在天者有得不得。不可以強求。富貴是也。在己者無求不得。不可以不求。道德是也。今人舍其所可得而求其所不必得。將富貴未來而道德已喪。卒至於兩無所得也。何若求在己者之有益哉。

張子曰。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漢之諸儒如荀楊輩極有所見。似知仁義者。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知猶弗知。所以內外扞格。其存仁制義之心與履仁蹈義之迹。兩不相符也。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戲謔不惟有害於事而志亦不端正。未免爲氣所使。易至於流而不返。不戲謔則厚重莊嚴。言動不苟。而氣自沈靜。是亦持氣之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

張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何爲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易云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蓋忠信卽誠也。非禮卽邪也。吾人一心誠與邪不容並立。故閑邪則誠自存。誠存則無欺無僞。斯卽所爲忠信也。至邪於何而閑。如人之視聽言動有不合於理者。皆邪也。審其非禮而斷斷禁止焉。則私欲無閒可入。而邪自閑矣。

此進德之事也。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爲學觀其立志。二程夫子從十四五歲時便與人不同。銳然欲學聖人。此所謂終爲大儒而上接孔孟之傳也。今人不能立志。而所學皆非其學。欲不流於汙下也難矣。

張子曰。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心者應事之宰也。心有所係則私曲而陷於一偏。於事多不能別白。虛惟則本體洞然。絕去係累。故公而無私。平而不偏。是非當前。不難立見。而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之甚明。舉無足以惑我矣。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人惟不知敬畏。故此心常放蕩而入於邪。欲正其心者。當以己心爲嚴師。常臨於上。凡動作之間。懍然如有所督責而知畏懼。如此一二年。漸久漸熟。守得牢固。自無非以之干。而其心一出於正矣。

張子曰。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人心不能兩用。憂道則念念在道。卽或有時爲貧。而總無干祿求利之心。皆不違乎道也。憂貧則念念在貧。卽或有時爲道。而無非沽名希寵之意。皆所以爲貧也。

此義利之介。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

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當寡慾學莫先於求仁仁爲吾心所固有似不難成今仁之難成久矣以人人失其固有而不知所好也蓋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人人有利欲之心則私心勝天理亡與其所學大相反戾矣故學者當以寡慾爲要利欲既消則天理自見此不兩立之機也

張子曰禮使人來悅己則可己不可以妄悅於人盡其禮之當然使人來觀者自然悅服於己此則可也以其合乎天理人心之同也若有意求悅於人則飾情干譽已非復禮之本然是妄而已矣故人當盡其在我也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此言人爵之不足慕而天爵之當修也假借也饜足也天下之富貴必待假借於外而後得者皆有窮盡者也蓋人心之欲無饜而外求之物有限有限者不足以供無饜之取惟人心自有之道義則無爵而貴不假外求可以任吾之取而無窮此則所當自求者矣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志之所向謂之慕慕學之始必志有定向不見異而遷不畏難而阻方能漸至其域如人聞都會美麗雖目未嘗見而心已不疑步步向前自然到彼境界若止而不進則不能至矣故凡爲學而盡以自限者皆自棄之人慕道不眞者也

張子曰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顏子之所以進

也。強滿足也。人之智識有限而學問無窮。彼好自滿足者。由其所知者少。故見識短淺。不過涉獵記誦。便詡詡自矜。若從事於學。所知既多。則所見者大。方恐恐然謂天下之理不能盡知。絕不敢有一毫自欺之蔽。因以欺人。而何有於強滿乎。蓋學然後知不足。如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深知義理之無窮。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能竭才於卓立之地也。人愼毋遽自足哉。

張子曰。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一人之善有限。衆人之善無窮。人惟自用而不資於人。所以爲凡庸之歸耳。若夫虛心採納。聚天下衆人之善於一己。而渾然無善之可名。自非舜之樂取諸人。禹之聞言則拜。孔子之問禮問官者。未足語此也。是則聖人而已矣。

張子曰。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法語巽言。雖能從能悅。而不改不繹。終無益也。故能取益者。在於善聽。方聽之時。既聽之後。一一能默識心通。坦然由之而無疑。斯其益也大矣。然善聽言者必由於知言。而言不易知也。惟知德而於吾心固有之理。體驗親切。然後於人之言徹始徹終。心解神會。斯無不知焉。欲受益者。可不深思其故哉。

張子曰。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會友講學。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資於外者也。謹言愼動。嚴絕非禮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內外交致其功。而進學之方盡此矣。若既不收益於外。而又不明辨於內。是以仁義爲不能居由。而絕無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矣。尙何望哉。

張子曰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著心處如何凡人於學者多論其天資美惡與其用力勤苦以卜他日成就然亦有不必然者但觀其趣嚮著心處如何耳苟趣嚮既端著心既切則質之惡者可化爲美而力之始勤者自不至於終怠而可以有成矣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濯洗滌也劄者所以記也學者於義理覺得有疑則當滌去舊見以待新意之來苟心有所開隨卽劄記庶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若不記則思不起而新意還爲所塞矣然朋友之助更不可少須得互相講究庶幾所疑愈析所見愈長而自有日新之益也

張子曰學者祇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穡是蓺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耘苗曰蓺學者之於義理如農夫之於田畝皆視其所求何如耳農夫用力穡蓺雖目前不免饑饉必有豐年之報人之於學也亦然蓋求之既勤未有無所得者不求則義理與我無與是猶不耕則豐年與我何涉也有志於學者可不知所求哉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爲學必視人之志氣志宜大不宜小氣宜靜不宜輕志小則迫狹而其量易足易足則不復求進而無成功氣輕則虛浮而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則果於自欺而無實得惟寬大其心沈靜其氣自可無二者之病矣

張子曰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與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仲尼與羣弟子講學洙泗之間修仁義使人知所守與教化使人知所從一時之學者宗之歷

至後世千有餘年而後之人用其仁義可以成己用其教化可以成物貽澤且未有已焉呼此仲尼所以爲萬世之師也

語錄文集 凡三十一章

張子曰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賢者生逢盛時遭遇不偶便感憤無聊不知雖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以行其志者且有甚不幸而困阨終身者是亦有適然之命限於有生之初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盡知也君子安命豈肯與人世爭一日之遇合哉

張子曰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古禮未可盡復若驟行之必至驚世駭俗彼不知者考究無識輒以爲怪異且憚其難行又其甚者怒之疾之無所不至然則有心世道者欲以禮維天下固當致之以其漸而無事急遽爲也此潛移默化之道也

張子曰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天地間萬物莫不有理吾儒爲學必於天下之物窮究其理之所以然使其本末大小表裏精麤洞徹於心而不爲所惑若不知窮理則混混沌沌於物茫無所見如夢過一生而已釋氏之學如是所以絕物滅理終其身而不悟也

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爲學大進益處在能變化氣質反其偏以就於

正去其雜以歸於純然後讀書有所發明而漸見聖人之奧妙此爲己之學也不則氣質未融所學者全屬無益皆爲人耳何能卓有所見以發明聖言而直窮底蘊哉

張子曰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此見資稟既弱而用功宜勇也凡人之昏愚蒙昧者必多求前言往行採取新意以開其蔽塞但資性卑庸雖學不振若非用己百己千之功恐終不能自奮故惟堅忍有定力者信之篤持之謹然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苦之盡而甘以出乃無患其不可幾及耳

張子曰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鄉愿者鄉里之愿人同流合汙以媚於世者也徇從也穿窬竊盜也鄉愿曲意徇私而畏人之已議猶穿窬起意竊物而畏人之已知其心正相同也此孔孟所以深惡之而以爲德之賊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命人受於天則爲性性命之道學者常言之而當循名而思其義也蓋自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授之於人則爲命自人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與形氣而俱來受之於天則爲性學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天與人可合而爲一矣

張子曰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寂然不動者靜也乃未發之時萬理具足故爲善之本湛然無物者虛也乃靈明之體昭然不昧故爲靜之本然靜猶對動而言即已含乎動之理虛則至一而純無所倚著矣然則致虛以守靜者可無事於涵養之功哉

張子曰。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仁之爲道存之爲本心之德。發之爲慈愛之理者。蓋有體有用焉。故惟敦厚則天理充滿。虛靜則私欲渾忘。而仁之本體立矣。敬以接物則肫然有懇摯之貌。和以接物則藹然有惻怛之施。而仁之大用行矣。求仁者當自驗之哉。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物之不能虛者。如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皆不足爲實也。惟天地之道沖漠無朕。廓然太虛。而無不覆幬。無不持載。充實飽滿。亙古今如一日。則無非以至虛爲實也。由此觀之。聖人亦惟以至虛之體爲實理之歸耳。人可不於虛中求實哉。

張子曰。某倡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范呂過人遠矣。橫渠自言某倡此絕學。微言大義。講論不輟。亦欲有倫有序。成一次第。待諸其人耳。若吾學既孤。則接續無人。斯道安託。故患學者之少而深有望於學者。乃今之學者未仕。既溺於應舉以壞其心。既仕則又繫於官守而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如呂與叔范巽之無二者之累而力於求道。不過人遠哉。所望於二子者不小矣。

張子曰。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氣節之士慷慨激烈。死且不顧。雖未必合義。然非有志槩者不能。況吾明於義理則理直氣壯。更進於有志槩者矣。其於天下事自當勇往而直前。何爲而不爲也。

張子曰。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此言教人之法也。人必待教而成。故教人之事爲至難。蓋凡人各有所長。教人者必盡其人之材。使之各有所成就。乃不至於誤人。是在因人施教。觀其所可及處然後告之。則彼不見其難而樂於從事。斯皆爲成材矣。昔孔子於諸弟子問仁問政悉隨其人而造就之。故一時莫非英賢。後之教者亦可以觀已。

張子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君者天下萬民之主。相者所以佐吾君以子民者也。人君存心當以父母自任。而視天下如吾赤子。以生全教養之而爲相者亦體吾君之心以爲心焉。斯爲純王之道。而可以措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矣。

張子曰。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傷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此言凡事當求其實也。千里之提防甚難其實。必由一鍤之土而後累寸累尺。可以致堅。江河之廣大莫測其實。必由一勺之水而後混混盈科。可以浸至。凡此皆致實之道也。今欲物求其實而闊步高視。忽於小事。是何異一鍤未施。馳思千里。一勺未見。動念江河。尙望其能有成乎。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統者主宰之稱。性受於天。如仁義禮智之類。乃心之理也。情感於物。如喜怒哀樂之類。乃心之用也。有是理。有是用。而統具於人之一心。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張子曰。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形附於體。故人有視聽言動之形。則有耳目口鼻四肢之體。性見於情。故人有仁義禮智之性。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要之形與體無異用。而性與情實同原也。

張子曰。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性之所發則見於情。由天而之人也。情之所發則見於色。由內而之外也。然有是性卽有是情。有是情卽有是色。皆以類而應者也。

張子曰。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天地以生物爲心。方元亨時。物方發生。則自內而外。顯諸仁焉。此造化之功。人可得而見也。及利貞時。物已成就。則自外而內。此中機緘之妙。人不可得而見。所謂藏諸用也。要之。天地無心而成化。其以化機鼓萬物之出入者。豈非至仁無迹而妙用無端者哉。

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洪鐘由叩而後有聲。聖人因問而後有知。如孔子自謂無知。而當鄙夫之問則有兩端之竭是也。然所謂聖人無知者。非謂其有所不知。頑然如木石也。蓋凡人有所不知。則有知之可言。聖人無所不知。則無知之可見。故曰聖人未嘗有知。必因人之問而乃有知。如黃鐘之小叩則小應。大叩則大鳴。而其本體原自寂靜也。

張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聖人之心至公而無私。至大而無我。雖功業爛如。高乎天下。爲人所莫能及。而自視淡然。如浮雲之過太虛。絕無纖微一介之累入於其心。蓋德業愈崇而度量愈廣。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若有一介存焉。則未免於有我之私。其去常人也能幾何哉。

張子曰。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正豫期也。今之爲學者所急在豫期其效之心以求得益。蓋其所急非所當急也。抑知人患不求耳。若循序求之。深造不已。斷未有不資深逢原而有得者。故惟朝夕乾惕。勉勉不忘。乃爲學之要道也。孟子所謂勿正勿忘者。其以此夫。

張子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而已。明善者爲學之本務。善之既明。須用固執之功。乃能卓然有以自立。所謂知之而後可守也。由是擴而充之。則善量日廣而可以進德。若不擴充而易視之。則善量寖小而不足有爲。此弘之之功在乎其人。未可以能守而遂已也。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禮也者。先王緣人情而制之。而無過不及。原有一定之分。不得失之僭。亦不得失之侈。但去其僭分而不可爲者。其他分所可爲。亦當酌取吾力所能爲者而後爲之。正不必過爲泰侈。以至於難繼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學者可不以禮自謹哉。

張子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張子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寖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張子謂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所謂引而不發也。然此非難悟。蓋設爲此語。欲學者常存此意於不忘。而深探病源之所在。庶因病得藥。至於游心寖熟。脫然如大寐之得醒。則安舒自得。固將與古爲徒矣。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大儒之學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業。合上下通古今非一身一時之事而已。故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得其所。是爲天地立心也。講明義理。扶植綱常。使人知所率循。是爲生民立道也。闡發大義微言。以纘述古來相傳之道統。是爲往聖繼絕學也。明王道。考法制。以垂利澤於無窮。是爲萬世開太平也。此所以不能已於學也。學者常存此念。則知任大責重而自待當必不苟矣。

張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學無先後。有所不知。必當問於人以求其知。今人多自負老成。不肯下問。何由得知之。又因人以道義先覺處我。恥言有所不知。故益不肯下問。一存此見。遂生百端僞妄。內則欺己。外則欺人。甯終其身於不知也。噫。

張子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故者所以然之理也。酬猶應也。劫者卒然臨之之意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苟不通乎道而徒事記問。以待事變之來。則見聞有限。祇足以應其所嘗知者而已。若卒然臨之以意外之事。則其知立窮。而不能有以應之矣。

張子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

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一本夕作力○創、懲艾、治也。孔孟之學無非教人以反約窮源之功。今之儒者不務切己而浮華鮮實。勇於苟作。資本不逮古人而急欲見知。後世識者一望便知其底裏。其不自量爲已甚矣。方且痛懲其弊。默養吾誠。以爲反約窮源之學。所患日夕用功不足而未敢他有所爲。以自紛其心也。

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者。此氣也。氣靜之人沈潛專一。其心惟向乎道。任外感之來。不能搖奪。若既潛心於道矣。而忽忽不能自主。每爲他慮所引而去者。此由氣之未定。不足以勝私故也。故不動心之功。必先資乎養氣。

張子曰。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朋友之來。朋友所以共切磋。琴瑟所以調性情。簡編所以廣學識。古人於是三者頃刻不離。常使心有所養而放僻之念不生。然三者之中。朋友之取益爲多。蓋有友則陶情講學俱在其中。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可樂。而聖人必殷殷於取友也。

明道中和具體。伊川敬義成德。胡敬齋稱其去聖不遠。有見乎言之也。顧二程子聞道甚早。自吟風弄月以歸於周子爲高弟。自答橫渠定性之說。於張子爲畏友。自吾道南而越四傳益盛於朱子。爲得統之宗。則是厚積其源而沛乎其流者。二程子之功於是爲大。今讀其遺書多出一時論說。而門人記之者也。楊龜山當師友彫謝之後。始輯爲粹言十篇。然而遺文散見於語錄文集諸書。亦有粹言所未備者。至朱子又合周張彙成近思錄以示人。而二程子之傳因大廣焉。夫論語一書皆門人記述之言。所以尊信其師也。乃二程子之門人固亦恪守師說。相與述其語言以行於世。向非道明德立。足示來茲。烏能使及門之士佩服勿諼有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乎。予生長夫子之鄉。久薰夫子之教。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舉先儒所纂集者。謬以己意增刪。倣諸論語二十篇編次。兼爲詮釋付梓。亦以見二程子表章斯道。其門人服教無斁。庶幾哉洙泗之風云。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三

二程子

程明道名顥字伯淳程伊川名頤字正叔生於伊洛父大中公命從學於周濂溪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卒爲大儒所著書多出門人記述故各本微異其或爲明道之言或爲伊川之言當時已不盡別今從楊龜山粹言編次原本及參考文集語錄遺書並近思錄補入詳加註解頗爲明備凡二十篇學者由是而用心焉亦庶乎不差於所往矣

傳道第一

此書首篇所輯多論道之言其中詳體用辨異同析名義無不兼該條貫乃爲學從入之門也凡二十九章

程子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傳道所以開來學傳其道於萬世也故甚難續繼也所以繼往聖續道統之傳於無窮也故不易得眞傳者爲正學失眞傳者卽流爲異端儻有一字之差則失聖賢之本旨未有不流於異端者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如二程語類朱子語類皆傳道之書也而皆出於門人之記述又安保其無一字之差乎是在學者善會之耳○程子曰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道必以言而傳故立言爲三不朽之事蓋所以明道也古之聖賢道德備於厥躬義理蘊於一心積累既厚則發而爲言自然光華而不可掩自非然者言之無本知德者厭爲固然而無足觀不知德者惑於其說又不知其所以然由其於道未能深有所得而平日素無涵蓄故耳於此見立言之難學者尤當以立德立功爲急也○程

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閒。又況夫尙淸淨而棄人倫者乎。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也。故有一物卽有一理。在父子則有親之理。在君臣則有敬之理。推之夫婦昆弟朋友莫不皆然。故理所當爲則爲。理所不當爲則不爲。若存一必爲之心。則適矣。存一必不爲之心。則莫矣。爲適爲莫。於道已屬有閒。又況夫釋氏之教。尙淸淨而棄人倫。其去道也爲愈遠矣。○程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陰者小人之象。然陰之道非必小人也。惟其陰之過而有害於陽。斯爲小人矣。若獨陽不生。而能助陽以成物。則亦君子也。利者義之反。然利非盡不善也。惟專利而行而有害於義。斯誠不善矣。若不失其宜而能和義以利物。則非不善也。蓋陰則爲小人計利則多不善。亦從害陽害義處言之耳。苟得其正則不惟不相害而反相爲用矣○程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凡物自無而有。又自有而無。惟心神明不測。不可以有無言也。如人知識聞見。在數十年之前。從數十年後。忽然念及。則始終本末瞭然於心。是故不可謂之無也。然謂之有。亦烏從而實指其有之所在哉。○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詳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載事也。上天之事。沖漠無朕。故無聲臭可以聽聞。然而兩儀四象。其體立於乾坤則謂之易。動靜剛柔。其理原於太極。則謂之道。其命於人。有健順五常之德。則謂之性。其用無窮。有屈伸變化之能。則謂之神。維天於穆。究歸於一而已矣。蓋其昭然共見者。原卽寓於聲臭之俱忘者也。○程子曰。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人當眞實無妄之時。自無放辟邪侈之事。故誠則無不敬。此自然而然者也。若未能眞實無妄。則必先有主敬之功。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使無一念之或妄。一息之或欺。而後可以至於誠。此由勉然而入者也。及其成功則一也。○程子曰。誠無不動者。脩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天下惟至誠爲能動物。蓋一誠之所通。無有不感動者。以之修身則心廣體胖而身正。以之治事則綱擧目張而事理。以之臨人則近悅遠來而人化。隨其所往而皆得其志之正焉。中庸所謂成己成物而時措之宜者。正如此。故君子凡事必欲先立乎誠也。○程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故文者質之對。因質而生文。此事物生生之本也。凡上下彼此質文。莫不皆然。是乃所爲對也。無對爲一。一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不能以獨立有對爲二。二則上交下合。此感彼應。化生萬物。昭著兩間。則必爲文矣。此廣大精微之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非知道者孰能識此中自然之理。與生生不窮之本乎。○程子曰。佛者之學。若有止則有用。聖賢之學在知所止。知所止而不遷。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得其所止。而無所不用其極矣。若佛者之學。則主於定而無爲。不知所止者也。故無用於世。苟若有所止。則亦有所用矣。○程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天命於人物。則民彝無不各足。此生理也。觀之則知道之在古今者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皆與生以俱來。而不必求之高遠閒矣。推之昆蟲草木。莫不皆然。故可以知道。○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仁之道至大。故難名。蓋仁者天下之公理。由公則可以至仁也。故曰。惟公近之。若卽指公爲仁。則不可矣。何也。仁則無不公。而公未卽可以爲仁也。○韓侍郎曰。道無眞假。程子曰。既無眞則是假爾。

既無假則是眞爾。眞假皆無。尙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眞者不可以爲假。猶假者不可以爲眞。夫既謂之道則安得無眞假乎。眞則不假。假則不眞。眞假難辨。是非易明。但以是者爲眞。非者爲假。則昭然而易見矣。○程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吾不信也。佛氏之說易以惑人。苟非於聖賢道理知之極其眞。守之極其固。未有不爲所惑者。蓋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眞。正未易窮其所以然也。苟欲窮之恐未能窮而已流而爲佛矣。故其心雖不可知。而其迹則可見。所以朱子曰。彼只棄卻三綱五常。便是莫大罪過。若曰不當以其迹觀之。是皆助佛氏而揚其波者也。○程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義利之分。甚相縣遠。而一念之初。正分公私。故張南軒曰。凡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稍存一計較之心。名雖爲義。而不知已流於利矣。豈必喻利而後爲利乎。○程子曰。便儇狡厲之人。去道遠而。便。巧捷也。儇。佻薄也。狡。詐僞也。厲。麤暴也。人必先觀其氣質。氣質不善。未有可造於道者。如便者巧捷而無沈靜之氣。儇者佻薄而鮮莊重之情。狡者詐僞而少誠實之心。厲者麤暴而乏恬雅之致。此其人蹶喪既久。陷溺日深。所以去道甚遠而不足與有爲也。學者寧拙毋巧。寧樸毋佻。寧愚無詐。寧鈍無暴。雖其才不及人。猶未漓其初質。而可漸進於道。孔子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云。剛毅木訥近仁。正此意也。○程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仁者

之全德而其道固甚大也是故廓然大公者卽仁中無私之理恕以待物者卽仁中推己之施愛以及人者卽仁中惻怛之用仁道豈不大哉○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執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釋氏崇尙虛無學者惑於其說由其見道不眞也惟能致知而知至則志有定向執得而移之彼夫分玉石辨醴蘗者眞知故耳況聖人之道乎誠知聖人之爲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不偏不倚於道灼有所見則釋氏虛無幻化之說不辨自明又安得亂吾道之眞而滋其惑哉甚矣致知之不可以已也○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曰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何以謂敬收斂此心使之專一主一之謂也何以謂一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無適之謂也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威儀容貌齊而純謹莊而端嚴整敕而截然齊一其心蓋常存焉至於涵養純熟矜持渾化斯其理昭然而著矣然則九容九思所以豫養本原者孰有外於敬哉○程子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忠者盡心之謂恕者推心之謂非自盡其心何由推之而及於人故無忠做不出恕非推之而及於人亦未見此心之盡故於恕卽以驗忠所以不可偏舉亦猶之曰中庸云爾○程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善者秉彝之懿德也人性皆善其所好未有不出於此者故可欲莫如善然其所爲善者必體之於吾身而實有諸己焉斯爲貴耳若不能篤信謹守而聽其若存若亡則本心之良終屬無據勢必見異而遷如此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見其人也蓋必實有諸己而後可以言善非徒欲之而已也○程子曰君子主敬

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閒。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德至於大則體無不具。自能汎應而各當。由是隨其所用無往而不偏。隨其所施無往而不順。德孚於人而天下信之。又孰有疑其所行者乎。○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仁者本心之全德。人之所同具也。故曰天下之公。然一理渾然。四端萬善皆由此出。故曰善之本也。○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程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佛氏之所謂定。只是冥寂其心。空諸所有。一切不見不聞。而使不至於動。蓋忘物而無所爲者也。豈知天下之物皆我所不得忘。而有一物卽有一道。皆我所不得不爲。如君臣父子夫婦物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所當爲者也。而佛氏盡去之。是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以爲定而已。若聖人之所謂止。不過就此人紀日用所當爲者。因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所而初不以己意與乎其閒。如父子則與以親。君臣則與以義。夫婦則與以別。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此則所爲止至善之學也。視佛氏之屏棄倫物寂守禪定者。相去奚啻霄壤哉。○程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閒。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人得天地至公大同之理以生。張子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也。惟爲私欲所閒。故與天地異耳。誠省察克治以修其身。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能全乎所生之理。雖眇然中處。實與天地無以異也。佛氏所謂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所謂六塵者。聲色香味觸法也。其教在屏耳目。滅人倫。專修其清淨之

體以根塵爲苦累而放棄之則是自利其一身而已豈吾儒至公大同之道哉○程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有正而無邪有是而無非者也守道者於邪正是非之介見之既明則當確然固執而不可稍有移易故守之固則得道之正而遂遠乎邪矣守之不固則或就於非而遂違乎是矣出乎此即入乎彼無有中立於其閒而可以兩從之理是以固執之功不可少有閒斷也○程子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恢寬弘貌淵靜深貌奧微妙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所謂誠也言道大無外小無內何從而致其力乎惟實心以體之則衆理皆備於身而有可居之地否則僞妄虛詐其中先無物矣名爲向道究與道何有乎故學道必自忠信入也○程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幾者動之微也天下吉凶禍福莫不有一定之理微見於幾先順乎理則爲吉爲福逆乎理則爲凶爲禍君子惟於其理素定胸中故不待吉凶禍福之來而早能見幾而作若不明於理之正則有不當趨而趨不當避而避者卒至顚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何幾之能見哉故吾儒安身立命之學必以明理爲先也○程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是人之規矩範圍不可須臾離者能守乎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卓然有以自主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乃所以立身也若夫一身舉動俱安於禮而和順從容油然自樂無少勉強是則行之熟養之深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斯爲盛德矣學者當由勉以幾於安可也

德立第二 此篇同上篇皆論道之言也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德與善有異名而無異實。德則善之統體。而善則德之分著也。人苟自立其德。有以爲主善之本。則凡日用動靜之間。無一念不出於善。無一事不出於善。德蘊於內而善日生。所謂一德立而百善從之也。若德之不立而本原已失。求一端之幾於善。豈可得哉。○或問理義何以異。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物各有所當然者爲理。因是理之當然而行而宜之爲義。要之理即是義。理以物言。而義則以處物言也。○程子曰。形而上者存於灑埽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理。其大無乎不具。而其小亦無乎不該。如灑埽應對。其事甚微。而形上之理即存於其間。蓋理之所在。原無分於小大故也。○或問仁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學者當隨事精察而力行。不可以其細微而忽之也。○或問仁曰。聖賢論仁。有言其體者。有言其用者。有合體用而統言之者。惟是會通大意以觀其備。體認至理以究其微。則必卓乎有見。豁然於心目間矣。若韓文公以博愛謂仁。殊不知愛屬情之發。仁爲性之德。是專言其用而遺其體也。蓋仁何嘗不博愛。而博愛未足以盡仁。求仁者亦毋拘偏見以會其全哉。○程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尙所以事天也。盛衰消長盈虛損益。皆天理也。順乎理則吉。逆乎理則凶。惟君子時措咸宜。動靜出處。各得其當。故可以事天。天人寧有二乎。○或問何謂忠。何謂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此即天道以明忠恕之義。維天之命。深遠難測。而動靜有常。寒暑晝夜之不已。即天地盡己之忠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天地發育萬物。由變而化。和氣感召而草木因以日新月盛。蕃衍不窮。即天地推己之恕也。學者體此而忠恕之旨。無餘蘊矣。○程子曰。介甫之言

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文雖可明道而道則非徒見諸言若王介甫之言道不過以文章高談所見而已所言之道以爲當如此而已之所行則不能如所言是身與道爲兩物也夫道貴身體而有之耳有道則所重者道而詞章在所輕故不沾沾誇長於文學之門然而一開口閒容貌辭氣之粹皆實有諸中而見於外所謂有德必有言也徒以文言道其去道也遠矣○程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聖賢處事有經不能無權然權亦行於理之所可非行於理之所不可也世人不知乃於理所不可則曰從權是以權爲任意變遷挾詐行私之術而已豈知權之爲義正欲人於事勢難處之會酌其輕重使合於理而仍不離乎經者也若理所不可則反常妄行拂乎經之道矣所謂權者豈如是哉○程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禮之制本乎人情先王因其情之自然而爲之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而禮以行焉行之而人之情咸以爲理之當然而宜之是卽義所由見矣蓋制於上而予人以可遵者禮之用也行於下而人自無不遵者義之宜也禮也而義在其中此先王之道所以爲美也○或問外物宜惡諸程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而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人惟見道親切則物來順應自不足以累我若於道而無所見則必受物之累與因其累而惡之皆不得而免焉蓋吾人因物可以觀理要亦原其理之當有當無爾苟其當有也則外物之來俱我所不得辭也何惡之有如其當無也則外物之來與我初無所與也何絕之有總之人但當究心於道而不必繫情於物也○

程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禮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禮無實不立。無文不行。華實相較。本末分矣。然道惟一不可偏勝也。文之過必至於奢。實之過必至於儉。流弊相因。如形影之相隨。非彬彬之君子。其能免奢儉之失哉。○程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也。信者誠之發。若誠則肫然眞實之體也。愛者仁之施。若仁則渾然心德之全也。故一言信亦謂之信。一行信亦謂之信。而不足以盡誠之本體。猶愛一人亦謂之愛。愛一物亦謂之愛。而不足以盡仁之全量。蓋信與愛從其見於外者言之。而誠與仁則其存諸內者。故言內可以該外。而言外不可以該內也。○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道不遠人。人之一身。皆道之所與。俱如飲食言語日用之常道之小者也。出處去就。立身之節。道之大者也。至於死生。則全受全歸之理。道之本原。盡於是矣。然是道也。皆人所不能離。而當自盡者。故能日用不怠。而盡道之小。則亦能立身不苟。而盡道之大。能立身不苟。而盡道之大。則亦能全受全歸。而盡道之本原。其致自出於一也。蓋道無乎不在。惟見之明而體之切。則一盡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爲中。則一方無中矣。以中外之中爲中。則當外無中乎。故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中有定體而無定處。非可以執一也。執乎此必遺乎彼矣。如堂有堂之中。室有室之中。庭有庭之中。隨其所在而中見焉。惟量度以處之。斯得之耳。彼拘墟之見。何足言中哉。○程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非道也。吾儒之道。惟在日用事物之間。循循下學。久之功力既至。自馴致乎上達之詣。此本末一致之學也。佛氏專事清淨。自謂見地明徹。憑虛以務上達。而蔑棄人倫。屏去事物。全無下學之功。是本末已間斷矣。世豈有是道哉。其與

吾儒之道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楊朱。墨翟也。申不害。鄭人。韓昭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公子。二人皆善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人。爲虛無寂滅之教。老則周柱下史老聃所言論清淨無爲之道。楊子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獨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爲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汎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爲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佛氏談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爲人心之害尤甚。夫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所以廓如也。然則今之佛老可不有以闢之哉。朱子曰。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程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人心惟敬。則主一無適。自然虛而不雜。靜而不擾矣。若徒事致虛守靜。勢必遺棄一切。放蕩形骸。敬安在乎。故涵養須用敬也。○程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人能心存於敬。則天理常明。私欲自然窒塞。倘持守偶疏。一有不敬。則精神無所檢束。志氣因之縱逸。萬端之私欲乘閒而生。而本心之德日以亡矣。此其爲害於仁甚大。學者不可以不察也。○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人物皆生於天地。理本同原。故仁者以一體視之。以爲莫非我分內事也。知其皆我分內。則天地萬物之道無非我所當爲。而何有不盡焉。苟不能盡其道而有諸己。則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其與吾身漠不相屬。相去奚啻千萬而已哉。此君子率性修道之功。不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不止也。○程子曰。順理則無

憂。人惟私欲之見橫於胸中。故紛紜憧擾。隨處皆可憂之端。若順理而行。則內省不疚。而心安身泰。無入而不自得。又何憂患之有乎。故惟仁者爲能不憂。正以其順理故也。○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今已無傳焉。老子之書雖言道德。而大約雜以權詐。其於本末之閒。已先自舛錯矣。厥後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皆學老子而其流遂至於大弊也。然諸子之所得於老子者。亦各有異。申韓則本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其失尙近。後世猶有師之者。蘇張則直學其權詐而粉爲縱橫之說。並非道德之意。其失益遠。故今亦無傳焉。蓋立說不可以不善始之或差。將後之竊其緒餘以簧惑天下者。其流弊不可勝言矣。此佛老之害所以甚於楊墨。而吾儒所當深惡而痛絕之也。○程子曰。謙者治益之道。謙者有而不居之意也。治猶持也。爲學而能謙。則虛心以受天下之善。不自有其德業而德業日進。所以爲善持其益之道。彼夫自滿自足者。乃所以招損耳。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豈不信哉。○程子曰。道無禮而義有方。道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有形象之可執。故無體。若義者事物之宜。一事一物有一事一物之義。萬事萬物有萬事萬物之義。隨其所在而義見焉。故有方。蓋自其渾全言之。謂之道。自其散見言之。謂之義。究之道依義以行。而義本不出乎道之外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端。倪也。始。初也。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故無端倪之可見。陰陽交運。故無始初之可尋。是乃所謂道也。道循環而無斷續。非知道者孰能識此中流行之妙乎。○程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聖人之心至公無私。凡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全體大用。務盡其理。且各當其分。無有虧欠滲漏。故其道蕩平正直。行之而宜。易於遵守。若佛氏則一煩苦難

棄捨一切。直以天地萬物爲幻化。至於憑臆造作。矯揉費力。又非人心之自然。固大異於聖人平直易行之道矣。豈不失之遠哉。○程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有予則有奪。有翕則有張。此理之自然。故宜予則予。宜奪則奪。宜張則張。宜翕則翕。正大之道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謂予之之意乃在乎取之。是本欲取之姑爲予之也。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是本欲翕之佯爲張之也。此皆以權謀詐僞之術乘人於不覺而欺之。非正大之道也。○程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反之閒則已得性情之正。禮主於減。減則退遜之意多。故須進步向前。樂主於盈。盈則發越之意盛。故須收拾向裏。進反之閒。其所以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者。已得性情之正焉。禮樂之於人。顧不大矣哉。○程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形而上者謂之道。精微廣大。無窮盡無方體。雖不離乎氣。而非氣之所得名。若以氣明道。是執形下爲形上矣。無乃見其麤而遺其精。泥其迹而失其實乎。學者當知道爲事物之理。不可滯於形氣之說也。○程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養氣之功由於集義。若氣既充。則所爲必不愧不怍。而皆出於理之正。正則大公無私。無私之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聖而不可知矣。非至神而何哉。○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性具於人。理命於天。自性言之。則眞實無妄者謂之誠。自理言之。則事物當然者謂之道。其實天以是與人。人以是承天。誠與道本一而已。無二致也。○程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此特爲始學之人指出切近下手工夫。見道之甚切而不可須臾閒斷耳。若論其至。則隨在皆道。無遠近之分也。卽心卽道。無可離不可離之別也。此惟聖人乃能與之爲一。而造道之極致也。○或問

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程子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程子曰。深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乎其前。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託乎逆旅者。蓋不得家居之要爾。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溺於佛說者。皆由平日學無所得。年衰力屈。每不自安。一聞超渺之論。說其清淨空虛。因乘便而逃之。遂不覺入之深而不可反。猶行路者遇山峻水險之處。一有捷徑。卽欣然以從。勢必然也。然其所以入於佛者。以不得吾道之要。猶人之逆旅而不得家居之要耳。未有既得家居而又樂舍於逆旅者。則未有既得吾道而又樂入於佛者也。蓋佛非能溺人。人自爲所溺。學者可不知其故哉。